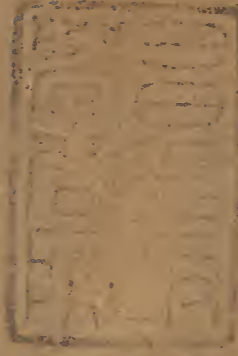


石室私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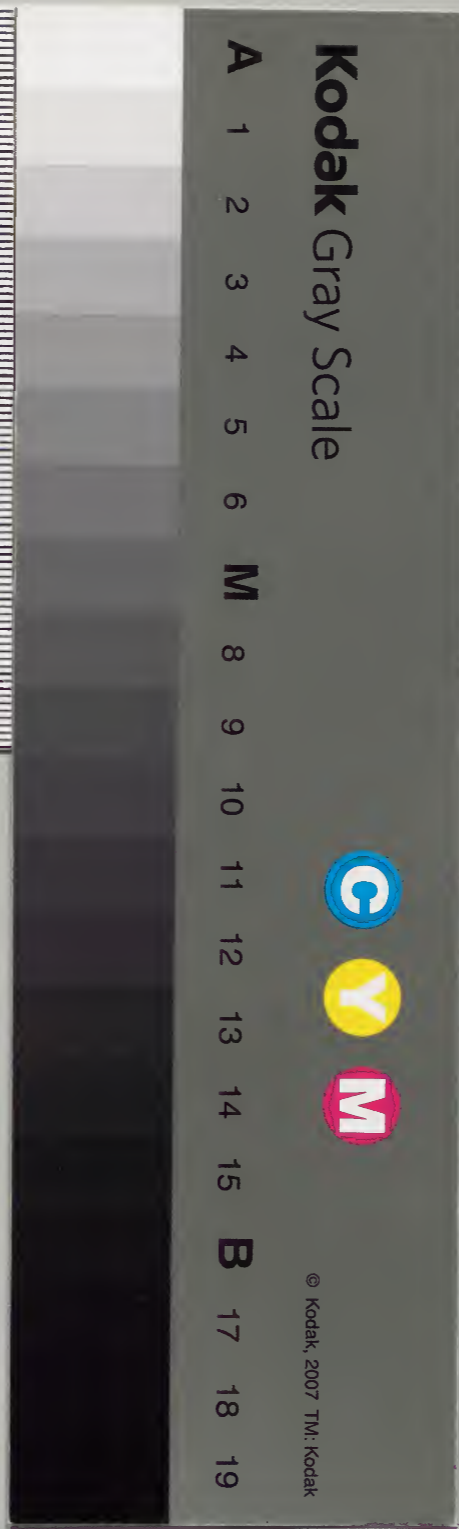
二



漢書門	
一〇四八	號類
七六	函
二	架
五	冊

內閣文庫	
三四八	號類
一五	冊
三一七	函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10448
冊數	5 (2)
函號	317 76



石室秘抄卷之二目錄

雜著

讀光武帝紀

壽陵

馬援

讀明帝記

班超

西域

李固

讀桓帝記

石室秘抄 卷之二

淺草文庫

讀李膺等傳

杜密

皇甫嵩

王允

袁紹

劉先主

曹操

辛毗

陳羣

牟祐王濬

杜預

荀晞

讀晉武帝紀

陶侃

殷浩

桓溫

晉

劉裕

朱齡石

崔浩

魏伐柔然

諸葛長民

蔡興宗

湘宮寺

楮淵

沈攸之

魏孝文

魏孝文遷都

魏晉取士

宋明帝

顧凱之

魏孝明帝

梁武帝

斛律光

隋文帝

王伽

南北朝

迷樓六首

徐洪客

唐高祖

唐太宗

李世勣

高宗

陳子昂

武后

中宗

姚崇

宋璟

玄宗

肅宗

代宗

房琯

府兵

藩鎮

德宗

李泌

吐蕃

李瓘

憲宗

元稹

敬宗

詔諸道支郡兵馬並以刺史領之

劉栖楚

文宗

李德裕

周墀

南詔

李克用

李愚李振

武攸緒司馬承禎司空圖

張承業

天雄兵亂晉王入魏

梁亾

唐莊宗

唐明宗

石晉

閩主曦

契丹

馮道

漢劉贇發徐州

不聖稱也 卷二
以文臣知州事

宋王還示

宋以董遵誨爲通遠軍使

潘美副將楊業擊契丹敗績死之

种放

以王繼恩爲宣政使

王旦

丁謂

契丹

西夏

晏殊

呂蒙正

司馬光

王安石

置京城邏卒察謗時政

神宗

金圍京師李綱力戰禦之

宋禁道學

讀小史

洪皓張邵朱弁還自金

石室秘抄 卷二
紹軍果敗還謂僚屬曰吾不用田豐言果爲所笑遂
殺之夫三子之諫一也高光至以自悔而袁紹竟以
殺豐此可不爲士君子擇士之鑒哉

壽陵

光武作壽陵詔無爲山陵陂池裁令流水而已劉向
曰德彌厚者莖彌薄知愈深者莖愈微帝之見非帝
王所可及矣文帝嘗詔治霸陵不得以金銀銅錫爲
飾然晉愍之世盜發霸陵得其金玉甚多當時猶收
其餘以實內府則孝文薄莖之制孝景蓋未果從而
壽陵詔稱景帝能述遵孝道雖子孫亦未之知也嗚

呼景帝誨盜其爲孝文盛德之累多矣

馬援

援西州豪傑也一見世祖于雲擾之際推誠委質鋤
先零平徵側功爛然漢廷之右矣時梁松帝婿貴重
援以父執自處誠之曰凡人富貴當使可復賤也援
有疾松往候獨拜牀下援不答在交趾還書誡兄子
敢敦爲杜季良仇人持以訟上舜連梁松帝召松出
示援書愈深松恨及壺頭失利帝令松乘驛責援代
監其軍松遂構陷之矣薏苡之謗非松爲之耶援出
征五溪對杜愔言但畏長者家兒殊難得調介介獨

石室秘抄 卷二
惡是知必有他日梁松之禍也帝以援書責松復用
松責援寔遂松謀孰謂帝能保全功臣哉松至永平
竟以飛書誹謗下獄死卒如援言俚語曰明鑑所以
照形松真監子也

讀明帝記

夷狄交構中國之利也建武間南單于款塞遣侍子
詔徙居西河美稷發兵擁護之以扞北地爲郡縣偵
邏耳目其視武帝結烏孫通西域功萬之矣及北匈
奴懼求和親帝時爲太子議辭其使以成南單于之
義豈不威德並著哉至永平初北虜寇邊遂與交使

合市且置度遼將軍防南單于帝於是失慕義者之
心矣宣帝時兩單于遣使朝獻待呼韓邪使有加於
是郅支徙居堅昆去單于庭七千里呼韓親附者數
世如帝不欲絕北宜因其貢獻報之畧與相當外示
羈縻可也度遼置而南北獲矣帝之見不及前議何
哉

班超

班超以吏士三十六人使西域威行諸國爲漢虎臣
其殺虜使執兇題鞭國相能使其國之君臣俛首聽
命而降漢焉此與介子斬樓蘭焉奉世破莎車陳湯

石室秘抄 卷二
誅鄧支功愈奇矣夫漢自武帝曷制匈奴通西域昭
宣元成之際呼韓內附烏孫康居遣侍子貢獻至建
武間南單于款塞匈奴漸以衰止西域慕漢威德願
屬都護故超乘此而立奇功屈伸異變強弱之勢殊
也予聞匹夫尚不可狃况國乎如使諸國怒而收三
十六人者送匈奴傷威毀重超寤禍首雖成功非可
爲奉使者之法也

西域

孝武開玉門通西域以斷匈奴右臂由是單于失援
犇幕來朝者數世矣至安帝永初罷西域都護及伊
吾廬柳中屯田諸羗叛者數起匈奴得以車師擊殺
漢吏此則西域通塞已然之明鏡也議者猥以給西
域小費欲閉玉門關以絕諸羗使其屈就匈奴是資
敵以兵而續其斷臂也夫西域本匈奴屬役自先帝
通之彼其樂附漢羈縻勿絕可也吾觀班勇折廷臣
之議與啟煌太守張璠之論其籌策西羗明矣噫惟
在擇都護校尉哉惟在擇都護校尉哉

李固

固於陽嘉間對策忤阿母宦者爲飛章所陷棄官是
在所舉士時固已名重公卿間矣后以大將軍梁商

辟屢進讜言及位三公義形於色尤爲商子冀所疾夫固不歿則冀之權不張必至殺之而後已君子曰能爲無有可謂大臣矣馬融爲世儒宗至爲梁冀作章表固之歿實出其手融他日爲南郡太守以謁冀弟不疑忤冀受髡笞之辱徙朔方噫融不爲章表止徙耳孰愈徙於從事中郎之時哉

讀桓帝記

鄧萬世與帝有龍潛之舊封侯引見相與博塞上干乾象太史占曰客星經帝座此其事應殆與子陵光武類矣予謂子陵與光武少同學光武卽位陵高巢父之節引足加腹以示不臣故天應之客星萬世以布衣無功封侯與帝媿黷君臣同譴災沴之氣其應爲彗史稱客星諱之也夫犯者夜入經者晝見天垂象見吉凶可畏哉可畏哉

讀李膺等傳

東漢名士以氣節相高務爲矯激之行卒罹黨禍悲夫范滂岑暉爲郡功曹至使太守有畫諾坐嘯之謠李膺成瑨劉瓚赦後專誅太學遊士臧否公卿以口舌代袞鉞此豈孔子所謂明夷艱貞危行言遜者耶岑暉張儉亡命困逼望門投止釁自己作禍延親友

豈真烈丈夫哉夫好招人過國武子見殺於齊延熹
永康之際豈其時耶夫惟大雅明哲保身徐穉郭泰
申屠幡其庶幾焉而孺子遠矣

杜密

君子仕而致政如董仲舒朝廷每有大議數遣廷尉
張湯親至陋巷問其得失動以經對此其度越於人
遠矣不幸遭值否塞則如馮敬通閉門自保亦庶幾
儉德避難君子也密才名與李膺等當桓帝時爲北
海相去官不思投跡深林謝絕賓客乃輒謁守令多
所陳托至爲太守王昱譏刺反目劉季陵爲寒蟬夫
蟬有文有信而清廉且儉君子比德焉如不爲寒蟬
將爲啄粟黃鳥乎寧與鷄鶩爭食乎寧效江夏鸚鵡
乎密旣免官猶欲薦賢糾惡自効邦君何哉噫建寧
之際密雖欲爲孤豚尚可得乎

皇甫嵩

皇甫規降諸叛羌威信行關西其子嵩以比地太守
討平黃巾復大破涼州之賊父子勲名可謂並著漢
廷矣方董卓被詔違命嵩爲元帥拒從子酈之謀不
欲討卓以示人臣不敢專誅請上自裁可也及卓廢
立劫帝西遷嵩時爲上將手握重兵不於此時鳴鐘

鼓與關東豪傑共起勤王奉迎乘輿乃舍蓋勳梁衍之策而就董卓之召他日復俛首車下爲智士笑如使皇甫規在肯如是乎司空張溫以車騎將軍討涼州賊卓爲偏裨應召稽留溫不能陳軍法斬之卒亦爲卓所殺語曰當斷不斷反受其患嵩溫之謂矣

王允

王允結呂布誅董卓清君側於指顧之間其忠智可謂兼之矣卓歿其將校尚懷反側關東豪傑未解天下大勢方如鼎沸允不於此時延攬智謀之士共定大計皇甫義真世著威名使領涼州部曲下詔關東

諸將共獎王室可也乃驕傲得色蓄疑敗謀智如荀攸賈詡棄而不錄至使李傕郭汜以詡謀舉兵犯關允不自保而皇輿播越矣護軍司馬傅燮奉命討賊上疏曰使張角梟夷黃巾變服臣之所憂甫益深耳予謂卓雖誅如卓者尚可深憂允之智不及傅燮惜哉

袁紹

甚矣袁紹不可與言也方曹操東擊劉備紹若用田豐之策輕兵襲其後一舉而收平莊子之功可也而紹不從及操還軍官渡已爲有備乃輕議攻許自白

石室秘抄卷二
馬斬將之後沮授說以留屯延津分兵官渡不聽遂
至覆軍許攸張郃輩相繼降操棄謀臣以資敵國一
敗瓦解舉河北四州之地棄之妻子不保爲天下笑
夫以紹矜懷自用如此乃欲與操較量強弱共規中
原難矣紹前爲何進謀召董卓以造亂階漢失天下
則紹之由嗚呼四世五公冢中枯骨何足道哉何足
道哉

劉先主

帝自德亮以爲軍師事無大小必諮之方帝將兵東
下群臣皆諫而亮無一言及帝自巫峽建平樹柵連
營數十屯包原隍險阻爲軍兵家所忌不聞帝圖方
畧示亮而亮亦不遣人視師何哉吳蜀相持六月矣
曹丕在許猶料其必敗亮顧不知耶及至喪師乃追
思法孝直豈亮之智不及法正耶予入蜀由夷道問
所謂猱亭者卽先主屯兵處也乘高扼險法謂我得
亦利然退而數百里山形盤折進不得逞將自困於
木石之間使遜得以徐而制其救昔高祖以子房運
籌而卒擒羽伐國大事也帝不以亮行何哉

曹操

曹操包藏禍心遷帝許下建安以後天子守位而已

帝曰君若能相輔則厚不爾則垂恩相捨噫亦可悲矣昔晉文納襄王而諸侯景從操之遷帝晉文之教也至專封拜擅刑戮則又晉文罪人矣如使操平吳蜀山陽公之廢豈待黃初之世耶司馬光乃以操終身不敢廢漢自立爲畏名節夫名節孰有大於弑皇后皇子者乎凡操所爲路人皆知之而溫公獨不知何哉

辛毗

辛敞爲曹爽參軍延熙間爽從魏主芳謁高平陵司馬懿閉城門欲誅爽敞聽其姊憲英之謀出赴其難事定嘆曰吾不謀於姊幾不獲於義鍾會之伐漢也憲英測其有他志其子羊琇爲會參軍戒之曰行矣師旅之間可以濟者其惟仁恕乎后会滅蜀以反誅而琇獲全歸君子曰憲英之智過于丈夫遠矣魏晉諸賢鮮及也其父辛毗曾事袁矣方譚尚相攻毗不勸以輯睦拒操乃爲譚請兵于曹至使譚尚兄弟誅夷遂失河北不義甚哉噫毗有媿于其女多矣

陳群

陳司空群數上封事輒削其草或譏其居位拱默及正始中詔撰名臣奏議朝士乃見群諫事君子謂群

石室秘抄 卷二 九
於是乎長者矣漢大保劉殷嘗戒子孫曰事君當務
幾諫凡人尚不可面斥其過况萬乘乎夫幾諫之功
無異犯顏但不彰君之過所以爲優耳魏文成謂群
臣曰君父一也父有過子何不作書於衆中諫之而
於私室屏處諫者豈非不欲其父之惡彰於外耶至
於事君何獨不然深取高允不顯諫爲忠特加優寵
世傳萬石君家醇謹史稱石建在上側事有可言屏
人恣言極切廷見如不能言者上以是悅之故能以
名位終夫孔子從諷諫惡訐爲直子讀群傳采之以
爲諫臣法焉

羊祜王濬

晉咸寧初吳襲江夏汝南畧千餘家羊祜時都督荆
州不能追討繩以軍法疆場之事祜其不免矣晉武
謀伐吳也詔罷屯田兵大作舟艦王濬以何攀之謀
召諸郡兵萬餘人非出境大夫專之可乎然晉武卒
從二臣殆異夫從中制者矣夫將能而君不御者勝
削平吳蜀宜哉

杜預

杜預在鎮數餉遺洛中貴要曰吾但恐爲患不求益
也然當時貴要孰有過於荀勗馮統者哉齊王攸以

明德至親爲最等所惡至構陷怨憤而夙况疎遠之
臣乎夫干上犯主其罪可掾垂忤貴臣禍在不測漢
谷永直攻成帝不以爲嫌至于王氏則相與比周結
爲夙黨春秋歸父家遣朝吳出奔非以季氏無極故
耶觀預所求免禍則貴要權移主上乃自古患之矣
噫可畏哉

荀晞

蘇章在冀州欲按故人姦賊乃爲設酒甚歡曰今夕
蘇文孺與故人飲者私恩也明日冀州刺史按事公
法也遂舉正其罪荀晞之在兖州其弟犯法晞杖節
斬之哭曰殺卿者兖州刺史哭弟者荀道將也魏源
懷爲行臺使巡邊鎮將元尼須與懷舊交貪穢狼籍
置酒謂懷曰命之短長繫卿之口懷曰今日源懷與
故人飲酒之坐非鞠獄之所也明日公廷始爲使者
檢鎮將罪狀之處耳竟案抵罪三公可謂執法不撓
矣然晞狗從母之求用弟爲督護竟殺之孰若執法
不用之不至傷恩哉

讀晉武帝紀

自古王者受命而興訛不稽古禮文損益時政以爲
子孫帝王萬世之慮哉晉武承漢魏百年戰爭之後

蕩一區夏而先王紀綱典則以至風俗之變夷夏之防尚多闕有間矣帝宜延訪耆舊宵衣旰食治猶懼其怠乃宴安荒淫暱任邪僻不思經國遠猷身沒未幾八王首難五胡乘之而起中原故土剪為戎馬之藪矣孟子曰不仁而得天下者未之有也司馬懿欺人孤寡其子昭遂行弑逆懷愍之禍其應亦已替矣豈非天哉豈非天哉

陶侃

陶士行自太安初克張昌見知新城公劉弘既而破陳敏走杜弼平廣州斬蘇峻都督荆湘自南陵至白帝數千里中路不拾遺在軍四十一年卒以勛名終亦江左名臣也方峻之叛已半年遷帝石頭矣曾不聞勤王之師及溫嶠邀之猶以不預顧命為恨屢說方肯就道又欲西歸不以粟餉嶠軍向非李陽毛寶諸人侃其不為下敵乎下敵時為相州刺史擁兵不赴又不給軍糧陶梅曰侃機神明鑒比魏武忠順勤勞似孔明嗚呼侃媿孔明多矣若溫太真真純臣也

殷浩

處士純盜虛聲自東漢士大夫以為譏評殷浩以善談老易為風流所宗擅名江左縉紳伺其出處以卜

興衰惟恐其不就徵辟雖管葛不能過也然浩既受
 任不聞經國遠謀以固根本輕以區區吳越經緯天
 下姚襄內附不能推誠結為聲援無故遣兵襲之反
 為所并又復用為前驅伐秦山桑之敗望實俱喪矣
 夫以浩行事若此乃欲以虛名抗桓溫溫豈為之下
 哉浩高談傷教王夷甫之流也不至殺身幸矣予謂
 東漢處士雖盜虛聲然言行所守未缺無負國家深
 源盜名負國誤天下蒼生甚矣晉諸公皆為所欺其
 推轂之何哉

桓溫

晉自建武以來奄奄江左桓溫志恢經畧舉兵伐燕
 君子謂是師也直而壯矣春秋楚子伐隨而懼季梁
 晉侯伐楚而憂子玉燕有慕容垂符堅王猛猶憚而
 不敢發溫豈其敵耶且持重兵深入不務乘時趨利
 乃迢遙河中至使垂得行其計數萬之眾殲于枋頭
 溫豈得辭四海之責哉未幾慕容垂奔秦遂使王猛
 得收入鄴之功溫見猛於關中立談之間知江東無
 比乃棄以資敵何哉

晉

晉之風俗始於王何以曠達浮靡波蕩後生蓋至永

嘉咸康太元之際濫觴矣吾讀北使劉翔責何夔等
曰四海板蕩奄踰三紀諸公宴安江沱謗之言不
聞何以尊主濟民夫晉自太康混一之後不思貽謀
遠旨公卿之胄競騫虛誕瑯邪渡江未見進取中原
尺寸謝安石負蒼生之望以聲律自娛至登冶城反
以浮辭折王羲之豈真有規世之志耶愚以江左諸
賢有媿劉翔多矣范甯謂王何之罪甚于桀紂嗚呼
禍所從來遠矣

劉裕

晉自定都建康畫江而守遂失天下形勢劉裕滅秦
入長安已有恢復之漸裕不於此時務收人心以慰
三秦之望表留王鎮惡都督雍梁秦州軍事以鎮撫
關中西連巴蜀徐議經畧可也乃亟欲東還以重地
屬其幼子至使諸將相旨難自內作夏人承之而制
其救舉殺函而盡棄之咸陽故都遂為戎虜京觀矣
惜哉噫裕行甚操懿材特一將之任耳奚足與論混
一之規哉

朱齡石

朱綽兄憲為豫州刺史袁真所殺綽後從桓溫克壽
陽戮袁真之尸溫怒將殺綽以桓冲請免之綽事冲

石室秘抄 卷二
如父坤薨嘔血而卒元興間劉裕討桓玄綽子齡石
爲裕參軍江乘之戰請曰世受桓氏厚恩不欲以兵
刃相向請在軍後此與樂毅所稱終身不敢謀趙之
奴隸子孫皆所謂義士推其心可與托孤裕能從齡
石之請而零陵王之廢且欲盡去晉群公子視齡石
不亦可媿哉

崔浩

崔浩自謂才比張良而稽古過之予觀浩研精經術
練習制度佐大武運籌策帷帳之中決勝千里外見
知世主顯名友邦真子房之亞匹矣夫以浩之才稍
自挹損以保令譽豈不善始善終哉乃恃才專制至
與太子爭補郡吏刊所譏國史賣直此豈人臣之職
耶卒罹赤族之禍悲夫浩自負稽古何不以古自鏡
也夫惟大雅明哲保身留侯深遠矣

魏伐柔然

魏太武議北伐其時歲星襲月太白在西方占爲不
利崔浩曰陽爲德陰爲刑日食脩德月食脩刑今出
兵討罪以脩刑也遂伐柔然追至涿邪山大獲而還
此與周饑克殷而年豐衛旱伐邢而致雨非以人事
而知天道哉太史令所占溺其職矣天垂象見吉凶

非通儒孰能識之乎

諸葛長民

諸葛長民曰貧賤常思富貴富貴必履危機義熙間長民懼劉裕之禍嘆不得爲丹徒布衣卒爲裕所殺陸機與弟雲事成都王穎爲牽秀等構陷被收歎曰華亭鶴唳可復聞乎李斯具五刑咸陽市顧謂其中子曰吾欲與若復牽黃犬俱出上蔡東門逐狡兔豈可得乎此三人者悔禍如出一口夫飲食以養生亦足以傷生富貴以榮身亦足以危身恭以存位哲以保身則周公仲山甫其人也斯機聽高邪謀助穎造

逆誅夷不亦宜乎長民處濁亂之世昧通塞之宜驕縱奢侈貪以速禍不族幸矣至王景文履滿知止屢辭不獲卒亦見殺孔子曰邦有道貧且賤焉耻也邦無道富且貴焉耻也君子出處相時而動知矣

蔡興宗

史稱興宗方嚴大明間爲吏部尚書武皇好狎侮羣臣自太宰義恭亦被穢辱惟興宗不至侵媠至子綦暴浮商受殺顧命大臣以下左遷興宗復以人望留居舊職其拒袁凱外補之謀居中免禍可謂先見矣父廓在相府亦以方嚴不狎武帝宴私未嘗相召昔

石奮石慶事漢武以醇謹稱故萬石君家之名著於
後世蔡之父子遇淫虐之主獨能持正以榮名終豈
非至賢哉

湘宮寺

佛教以虛無爲宗慈悲爲本自漢明帝遣使之天竺
得其經四十二章藏之宮寺至秦姚興命胡僧鳩摩
羅什以華音譯番語其書始傳而營寺作像盛于江
東矣宋主造湘宮寺自謂功德散騎侍郎虞愿曰此
皆百姓賣兒販婦錢所爲佛若有知當慈悲嗟愍罪
高浮圖何功德之有予謂若其無知崇之何益噫足
以解千古之惑矣

褚淵

褚淵美姿容山陰公主請以自侍備見逼迫淵以死
自誓曰回雖不敏豈敢首爲亂階詩云豈不夙夜謂
行多露不亦毅然丈夫哉及蕭道成篡逆淵親奉璽
綬勸進爲齊佐命夫淵少立名義不以冥冥情行至
昭昭伸節不及袁粲方粲謀舉事淵以告道成使爲
之備粲之歿淵爲之也昔劉安欲叛漢而憚汲黯曹
操欲禪位而憚孔融道成議革命亦慮褚公不從淵
若義形於色齊必不敢遽爾收物淵特難于一歎耳

謝朓不勸進亦不歿歿亦有餘榮况未必歿哉齊禪
后三年淵歿等歿耳孰與歿于革命之時乎

沈攸之

沈攸之詣領軍劉遵考求補白下隊主遵考以爲形
陋不堪至明帝時攸之以功爲中領軍封公而遵考
名位反後攸之謂遵考曰形陋者若何矣夫以貌取
人孔子自謂失之子羽叔向亦幾失驪明良驥伏櫪
美玉在璞何疑於士乎趙文子若不勝衣而顯名諸
侯蔡澤醜顏蹙額卒爲秦相張子房狀貌如婦人好
女魏武自以衰陋見北使者以崔琰代至若晏子之

短郤克之跛相如口吃杜欽偏盲崔浩厓織裴度眇
小司馬光枯瘦王德用黑面王旦高喉歐陽脩短視
此非世所稱名大夫公卿耶左太冲張孟陽醜甚輒
被唾擲而文章名世夫布衣閭巷之士混迹糞土窮
愁困阨稿木其形怪陋其貌庸夫愚婦皆得賤而非
笑之一旦致身青雲之上功存社稷名垂竹帛古今
賢豪自奮草野何可勝數豈以貌哉乃若顏如渥丹
面如傅粉粲如聯璧美如倚玉皎如瓊樹瑩如玉山
而令終者鮮柳子厚所謂施貌蠟言譬之賈鞭雖得
厚售責以大擊之効則折且獲墜傷之患士在塵埃

中以物色者爽矣

魏孝文

魏孝文欲行三年之喪臣下不從說者以爲有君無臣夫馮太后親弒獻文在孝文則讐也文姜預弒魯桓春秋去其姜氏傳謂絕不爲親禮也孝文幼冲未聞乎弒魏之臣子無有沐浴以告者至使馮氏得以祖母稱制專政宣淫且閉孝文而絕之食向非拓跋丕等能免獻文之及此其肆毒得死幸矣乃爲之衰麻成禮恩同所恃復與七靈共享忘親厚讐實臣下不蚤正言之罪也世儒謬以孝文欲復古禮當時諸臣不能將順其君之美失春秋之旨矣

魏孝文遷都

魏孝文禁胡服胡語用夏蠻夷賢於趙武靈王遠矣其遷都洛陽上規成周有囊括四海之志焉當時臣下不悅亦人情懷土重遷昔盤庚遷殷其民傲上從康相與咨嗟胥怨王者宅中尚大豈徃於衆議哉魏至正始永平之世屢有叛者則嗣王失政之故宋儒猥以遷都違衆過矣梁陳慶之還自魏曰吾始以爲大江以北皆戎狄之鄉比至洛陽乃知衣冠人物非江東所及此不可以見孝文變夷之功耶春秋夷而

進於中國則中國之若魏孝文固春秋之所予也

魏晉取士

殷周以鄉塾貢士兩漢由州縣薦才自魏晉貴門地六朝南北相沿而孝廉選舉之法微矣伊陟象賢復相大戊丁公世美入掌兵權非克篤前人之烈哉江左門地寔高無如王謝茂弘安石哀然江東之望矣玄瞻微莊羲珣綽虔俱才華名行顯榮當世可謂能負荷矣乃若夷甫靈運僧達輩以傲誕殺身王儉首倡革命而成蕭齊之篡王散謝晦皆謀反伏誅不族幸也此非門地子孫耶王者以天下爲公賢可尊也

雖屠販囚虜不耻爲卿相苟非其才三后之胤墜于皂隸矣魏晉以降先世族至王謝子孫幾爲門戶之禍而國祚亦以不永士生季世沉淪草野者可勝數哉

宋明帝

明帝在景和之世幽囚內殿以歷九歿乘亂繼統其視晉文出亡反國豈特險阻艱難備嘗已哉及芟夷禍亂遂肆淫虐末年爲弱嗣貽謀盡殺諸公族去子荼無幾矣君子曰樹德務滋公族公室之枝葉也帝不思樹德以固根本惟公族是除去枝葉而欲本之

滋魯葛藟之不若矣宋自劉裕欺人孤寡弑零陵王
殺晉子孫殆盡而宋之子孫亦相與剪燭天寔假手
焉易曰不善之積必有餘殃所由來者漸矣

顧凱之

宋大明間戴法興等勢傾當時朝士爭附顧凱之獨
不降意曰辛毗有言孫劉不過使吾不爲三公耳夫
三公人臣之極爵位隆重惟天子得以操之蓋自主
柄下移中外知有權臣而不知有君上浮漢進之
徒皆奔走之如劉歆之於新室華歆之於曹魏褚淵
之於蕭齊沈約之於梁衍數子者皆以早立名行卒

至披猖忘君事讎不啻狗彘乃若楊雄班固蔡邕機
雲之流古今所稱文士事莽憲卓穎官爲大夫中護
軍署祭酒內史之秩未必皆三公也亦甘心焉何哉
此非孔子所謂患得患失者耶辛毗在漢爲魏侍中
至禪代後封侯豈真三公不易者哉凱之所著定命
論予不得讀其文至謂人稟命有定分非智力所移
而恭已守道一言庶幾夫居易俟命君子也法興至
子榮時賜歿則張彖所謂冰山者果足恃哉

魏孝明帝

魏神龜間羽林虎賁作亂相帥排尚書省焚將軍張

齊世宗紀卷二
三
彘之弟殺其父子朝廷不能討大赦以安之夫魏用
武之國也方乃祖隆盛之時威行萬里及其衰也不
能行之宿衛之士雖張彘父子以刻薄構禍而所係
國家大體豈其微哉奸雄有以窺國矣高歡以鮮卑
之俠陰動邪謀輕視朝廷故八柄者主上之操也運
之乎廟廊之上而銷未形之患惡可一日縱其魏卒
以不兢失國悲夫

梁武帝

侯景兵逼臺城梁東王繹入援次于武城夫春秋紀
兵伐而書次以次爲善遂伐楚次于涇是也救而書
次以次爲譏次于滑于郎于匡于聶非于雍榆是也
春秋所譏猶在與國臺城君父之難滅此而後朝食
可也蕭繹擁兵七閱月選驢觀望詩云叔兮伯兮褒
如克耳梁武有子如此不亾得乎君子曰武帝溺志
浮屠捨身僧寺以中華綱常之主從異域殄倫之學
卒歸於臣叛君子叛父則佛教悞之也至犧牲代麪
將宗社實不血食太史公傳申韓推其慘酷少恩皆
原於道德之意梁武亦云

斛律光

齊斛律光世著忠勳方瑯邪正儼殺和士開以兵屯

千秋門欲殺嬖倖陸令萱穆提婆母子齊主帥宿衛授甲將戰幾於亂矣光不動聲色指揮呼吸而定古有社稷臣斛律明月殆庶幾哉弟羨爲幽州刺史善用兵有父風爲突厥所畏使斛律氏兄弟久居將相預機密總戎務爲國家虎臣齊社稷寔賴之賀六渾之業將由此光大矣廼聽群小之讒殺之後三年齊滅周主指光名曰此人在朕安得至此攷之春秋鄭小國也三良爲政而齊桓受盟楚殺其大夫得臣晉侯聞之而後喜可知也齊殺斛律光自壞長城自古國家衰亂巧佞之徒得志必殺其所忌此兔爰之詩所爲作也以高緯爲君佐以高阿那肱祖珽韓長鸞輩斛律兄弟欲自存得乎

隋文帝

隋文帝臨朝不倦楊尚希勸以務舉大綱可謂正諫矣至謂周文王憂勤損壽武王安樂延年小人務諂其君矯誣若是哉予讀無逸殷三宗勞以享國後王耽樂罔壽至文王日中昃不遑暇食享國五十年百年後崩周公作誥語武王舊臣曰爾知寧王若勤哉武王之告康叔戒以無康好逸豫此尚書所載儒者能言之尚希之欺罔非以其主不學故耶若文帝衛

石室秘抄 卷二
士傳餐下行尚書事此其用心殆異夫古帝王之憂勤尚希不以此勸沮乃妄引文武之事何哉

王伽

齊州行參軍王伽送流囚李參等七十餘人詣京師行至滎陽謂曰卿等自犯國刑重勞援卒能不媿心乃脫枷鎖停援卒捨之而去相與期至京師如期一無叛者隋文帝聞而驚異召流人宴而赦之擢伽爲雍令此與唐太宗縱死囚肆百期以來秋就死同然四百人者生殺出自朝廷安知非微惠於肆赦之典相期歸獄耶李參等於伽無所覬覦明矣如有逆叛則伽蒙故縱之誅而自以身代囚人受死也彼七十人者能不負伽可謂革心矣且其罪在五流赦之可也太宗慕王伽之義欲施隋文之恩上示其意下探其情輕縱大辟豈真耻格之誠春秋譏肆大青君子謂唐於乎失刑矣

南北朝

書美西戎卽叙詩稱戎狄是膺戎狄之人被髮左衽人面獸心隔以山谷雍以沙幕固天地所以絕內外也周室衰微四夷交侵未有入居中國者有之則自秦晉遷陸渾之戎始也嗚呼被髮野祭之兆已先見

於百年豈非天地異氣哉漢建武中馬援領隴西太守討叛羌徙其餘種於馬翊河東建安中曹操分匈奴爲五部散居六郡鮮卑莫獲跋入居遼西號慕容部此漢魏以來戎狄入內地之漸也至晉則種族繁矣彼其習知天下阨塞戶口登耗士馬強弱一旦觀王室之難藉中國之資乘時四起賢才失職者咸爲之用劉淵拔於離石石勒起於上黨符氏據有畧陽姚羗奮乎扶風慕容鮮卑專制平州騁虎狼之威肆吞噬之欲竊古帝王位號宅古帝王京邑中原土宇剪爲戎馬之區邦國圖籍悉入屠各之府其他爭爲

雄長私立名號者不可勝數至拓跋珪其先猗廬入雲中繼都平城傳子太武西平涼夏北伐燕遼盡有淮北之地延及孝文遷都洛陽上規周室赫然強盛光于五胡矣後以爾朱之亂賀六渾宇文氏乘之國分爲二至隋文帝廢周自立始成混一之業蓋自晉永嘉迄隋開皇戰爭殆二百年原野厭人之肉川谷流人之血視周幽王之禍不亦憐哉晉郭欽建議欲及平吳之威徙雜胡於邊地而江統亦有還其本域慰彼土思之論當時不能用也豈非天平春秋吳楚徐越皆禹貢之域帝王所封上世有顯功焉本華夏

諸侯特以僭號稱王憑陵上國聖人狄之嚴爲之辨
大桓文攘却之功况實氈裘之種非我族類自古聖
人禽獸畜之者也乃喜其內附納其質子甚至授之
部帥虎而翼之誨盜養亂易曰自我致戎又誰咎也
晉之謂矣

迷樓

隋煬帝作迷樓君子曰異哉其命名也夫名以制義
義以出禮禮以體政政以正民周文靈臺詩人歌之
列于大雅桀以傾名宮而南巢覆亾煬之名斯樓也
何爲哉彼其以弑逆承緒席殷盛餘休志小天下予

讀隋紀大業以來攷其行事如築西苑作十六院每
院以四品夫人主之從宮女數千騎爲清夜之遊此
色迷也徵天下散樂魚龍山車等戲此聲迷也裴矩
撰西域圖記盛言胡中多諸珍寶卽慨然欲通西域
此貨迷也伐高麗喪師三千餘萬此兵迷也宇文述
虞世基裴蘊郭衍之徒皆以諂諛進此佞迷也以佳
句殺薛道衡王胄以諫殺任宗崔民象王愛仁此驕
迷也爲方丈蓬萊瀛洲諸山剪綵爲花陳百戲于端
門誇示諸蕃此奢迷也築長城營毘陵汾陽宮塹龍
門穿江南河造龍舟此土木迷也巡榆林金河五原

石室和抄卷二
河右臨朔鴈門江都此遊幸迷也五子之歌曰有一
於此未或不亡况天下之惡皆歸者哉中原鼎沸彼
昏不知甚矣帝之迷於此樓也昔夫差得西施築姑
蘇臺遊宴其上伍子胥諫曰臣恐臺爲麋鹿之遊帝
未幾爲宇文化及所殺妻子不保遂失天下江都故
宮將麋鹿遊乎其中易曰迷復之凶反君道也隋煬
帝之謂耶

煬帝作迷樓每一幸輒經月宮女無數多不得進御
有侯夫人者殊色忽自縊於棟下臂懸錦囊左右取
以進有詩五章云

其一

庭絕玉輦迹芳草漸成窠隱隱聞簫鼓君恩何處多

其二

欲泣不成淚悲來翻強歌庭花方爛熳無計奈春何

其三

春陰正無際獨步意如何不及閑花草翻承雨露多

其四

粧成多自恨夢好却成悲不及楊花意春來隨處飛

其五

秘閣肩仙卉雕房瑣玉人毛君真可羨不肯寫昭君

此詞幽鬱淒惋桑間之聲也比於蕩矣就若班婕妤
詠扇一篇云新裂齊紈素皎潔如霜雪裁爲合歡扇
團圓似明月出入君懷袖動搖微風發常恐秋節至
涼風奪炎熱棄捐篋笥中恩情中道絕哀而不傷得
風人之體婕妤初侍漢成帝有寵后爲趙飛燕所譖
恐久見危乃求共養太后於長信宮可謂善處怨矣
其辭同輦能以禮自防古之賢妃也如侯夫人得幸
則亦張麗華孔貴嬪女學士之流矣至不得進御毒
恨自殺當時女寵之盛何如哉

徐洪客

泰山道士徐洪客勸魏公李密東向江都執取獨夫
號令天下宋儒稱其謀奇而正唐初諸人不及予謂
武王伐紂觀兵孟津友邦冢君及庸蜀羌髳微盧彭
濮人皆會于河朔武王遂以濟師密本石梁亡命依
翟讓建牙併有其衆遲回洛口其無規天下之志可
知矣唐高祖起晉陽以太宗神武首出之姿濟以劉
文靜謀畧義旗所指直擣楊越宜若振槁然方其時
中原豪傑竝起天下大勢譬之逐鹿矣江都介在遐
服數千里趨利有不議其後者乎高祖西行猶慮劉
武周王世充輩故分兵河東繫馬邑之衆申好李密

綴東都之兵然後拔西河取霍邑克汾絳降馮翊守
潼關徇渭北乃大合諸軍入長安雄據京邑基業已
定徐而殄平羣雄傳檄而定天下此沛公所以成帝
業也豈唐君臣之見不及洪客哉方楊玄感起兵黎
陽李密首建入關之策玄感不從而敗及密自爲乃
拒柴孝和之議不肯西入寔天所以資唐也如客之
計密一挫足王世克卽尾其後黎陽諸郡非復魏有
號令天下其孰從之密才尚不敵王世克客乃說以
武王之事非惟不知密抑亦暗於勢矣晉陽真主客
不杖策從之乃以干密何哉

唐高祖

王者制有區夏封建子弟爲國藩屏必擇賢人爲之
相輔導之如王有過則坐相者此漢法也漢武帝封
燕齊廣陵策命曰敬曰戒颯颯乎周誥之遺也蓋分
茅胙土欲其恪守侯度俾之世享矣至六朝始用子
弟爲刺史都督界以方岳之任日尋干戈蓋至齊梁
極矣唐高祖謂李綱曰元吉年少驕逸可謂知子矣
帝之西入也羣雄相與馳騫戰爭方始晉陽興王之
基京邑所資昔漢高以蕭何守關中光武以寇恂守
河內皆根本是圖帝不思選用重臣以固根本乃以

元吉爲并州總管將重地付之愛子至爲劉武周所
迫奔還長安舉河東而盡棄之律以軍法元吉能無
及乎反欲移罪於宇文歆何哉秦王世民英武蓋世
高光之比元吉豈其儔歟帝愛元吉宜爲置師傅之
官防其驕逸天下已定徐議封邑可也乃遵齊梁餘
軌卒致臨湖之變有唐享國非太宗去六朝無幾矣

總管劉世讓戍崞城突厥惡爲已患使其臣曹歆陀
間之謂與可汗通謀欲爲亂也唐高祖信而殺世讓
此與趙幽繆王殺李牧何異夫秦忌李牧多與趙嬖
人郭開金使言李牧欲反則間而殺之者趙嬖人也
未聞以敵人之言而殺其折衝之臣也唐高祖之爲
有甚於趙王遷矣昔漢文帝患匈奴喟然思古頗牧
有臣如世讓竟殺之讓死馬邑被圍卒以和親解唐
之君臣制馭夷狄不出婁敬之策則馬唐所謂雖有
頗牧不能用者高祖之謂耶

春秋凡滅人之國者皆譏之自操懿廢漢魏自立至
劉裕蕭道成蕭衍陳霸先宇文泰楊堅遂行弑逆勦
滅其故君子孫俾無遺育唐高祖封隋廢帝而選用
其宗室君子謂唐於是乎忠厚矣周武王克殷未下

車存五帝之後封殷於宋紹夏於杞所謂統承先王
脩其禮物作賓王家與國同休蓋欲使之長保世祀
至須句寔司太皞與有濟之祀爲邾所滅魯成風夫
人猶請于僖公伐邾而反其君焉故崇明祀保小寡
列國猶守周禮矣秦滅二周夷六國絕三統滅天道
不再傳而厥孫不嗣故滅秦者非六國後劉項也滅
宋者非晉後蕭道成也滅齊者非宋後蕭衍也滅梁
者非齊後陳霸先也滅陳者非梁後宇文氏也滅周
者非陳後楊堅也滅隋者非周後王世克也彼有天
命者自爲之奚必先代子孫而務勦絕之也詩曰商
之孫子其麗不億侯服于周又曰殷士膚敏裸將于
京厥作裸將常服黼皐言商之子孫衆盛皆得助祭
于周而服商之服也又曰永言配命自求多福言周
之長享天命而保其福祿也非孔子所稱至德耶自
魏迄隋二百餘年更七代焉皆以誅夷後世不血食
有唐祀夏配天上繼三統傳所謂壅人以自塞存人
以自立善惡之報豈非天哉豈非天哉

唐太宗

唐太宗以良弓十數出示弓工對曰皆非良材木心
不正則脉理皆邪而發矢不直此與柳公權對穆宗

筆法所謂心正則筆正皆古之諷諫者耶太宗知以
弓矢喻治命京官五品以上更宿中書內省問民疾
苦政事得失孰若選鴻儒碩輔置之左右講求二帝
三王正心之學庶幾朝夕啓沃之助乎而當時侍臣
蕭瑀不知納約自牖之義雖王魏房杜諸公皆非格
心大臣也不然有君如太宗貞觀之治當與成康比
隆矣

大總管李靖討吐谷渾諸軍咸授節度總管高甌生
後軍期靖按之甌生誣靖謀反君子曰亂紀凌上唐
法若行甌生有生理耶漢大將軍青擊匈奴李廣失
道後期青使長史急責廣之幕府對簿自殺晉文公
伐楚城濮之戰祁瞞奸命司馬殺之師還濟河舟之
僞先歸殺之以徇于國君子謂文公其能刑矣靖爲
大總管職當斬將反爲甌生所持太宗不陳軍法斬
之竟得滅歟非以秦府功臣故耶夫治軍必本於禮
禮必本於微自太宗失甌生至乾元以後偏裨殺逐
主帥朝廷不能討因授節鉞唐卒以陵替失天下非
太宗不以禮謹於微之過哉

自古帝王度土中立封畿分九州列五服物土貢制
內外夷夏之防峻矣唐太宗擒頡利可汗用溫彥博

之議郡置其地選其酋長宿衛拜官五品以上百餘人入居長安者近萬家亂華甚矣將歲費度支供億疲中國而事遠夷非計也帝嘗謂前代帝王好招來絕域以求服遠之名無益於用鏡考往古審矣至於行事何其戾也且以天子之尊居則九門出則警蹕夷狄豺狼不可邇也乃使之執干戈奉宿衛如一旦有馬何羅之謀柁侯無所施柁宗廟何未幾結社率作亂夜襲御營向非折衝奮擊旋卽伏誅如群酋煽動西晉之禍起于輦轂豈不殆哉乃知周公讓白雉召公却旅燧光武避玉關絕其質子聖明遠覽豈非制馭之長策哉

太宗神武之姿剪除群雄遂一海內武功之盛近古帝王未嘗有也昔武王克商作頌曰載戢干戈載櫜弓矢我求懿德肆于時夏允王保之又作武其卒章曰耆定爾功賚曰鋪時繹思我祖維求定桓曰綏萬邦屢豐年傳所稱禁暴戢兵保大定功安民和衆豐財則武王之治也太宗不思偃武脩文與天下休息至習射殿庭馳獵洛苑卒之親征遼左困於安市非所謂窮武不知足其得之心不息耶予讀太史公律書不言律而言兵卒歸於孝文却將軍陳武之議使

百姓息肩田畝天下殷富和樂熙熙乎治世之風也
故觀樂而知興衰律於兵械尤重王者必稟於六律
豈容輕議兵耶太宗七德之舞魏徵不視而不能陳
周頌律書引之恭儉化民也使有唐文德之治不及
孝文惜哉

唐太宗伐遼左駐兵安市江夏王道宗請以精兵五
千直取平壤覆其根本此正法所謂攻其所不戒而
帝不用豈其智昏哉帝嘗降仁果破金剛走武周擒
竇建德王世充矣平生用兵取群雄易如反掌非若
漢高數遭窘辱厭苦軍事者也彼其威制百蠻志吞
朱蒙直欲渡薩水梟蓋蘇文雖涿鹿之戰奚讓焉纔
破二部卽驛書矜其爲將豈欲道宗輩成功哉予聞
高麗本箕子所封史稱仁賢之化也東方之夷異於
三方孔子不以爲陋漢武帝郡置其地恃險多知吳
孫權欲啗之以陸遜諫止隋煬帝竭天下之力攻之
不拔喪師二十餘萬此帝所親見也如蓋蘇文罪可
誅者遣一二大將聲其弑君之惡國人不附王師加
焉將必有如漢元封間尼谿參等殺王右渠以降矣
何至輕萬乘之尊攻安市小城不下而李世勣又欲
以克城之日盡坑其民反堅敵人之守哉夫遼司馬

懿嘗伐之矣直奔襄平破之於首山卒斬公孫淵道
宗之請非往事之明鏡乎帝蓋自負其材非復曩時
上將擊賊比也春秋葵丘之會桓公震而矜之叛者
九國君子曰震之者何猶曰振振然矜之者何猶曰
莫我若也其太宗征遼左之謂耶

李世勣

太宗以李世勣遺高宗蓋因其初附之時籍戶口士
馬之數啓李密自獻意其不負故主故耳然勣在黎
陽其父李蓋爲竇建德所執以父故降夏耳後復奔
唐使建德怒而殺蓋將不負其父耶勣如徐庶謝唐
歸夏可也魯孟孫獵得麇使秦西巴持歸其母隨之
秦西巴弗忍也與其麇孟孫怒而逐之居三月復召
以爲子傳曰夫不忍于麇父且忍吾子乎君子曰勣
忍其父不如秦西巴之忍麇也勣輔高宗武氏之立
預有力焉卒至滅唐社稷托孤大事也太宗用勣何
不以孟孫自鏡耶昔漢武帝以不忤視而識金日磾
以重厚識霍光付托得人卒定宗社太宗之知勣有
媿於漢武多矣

高宗

貞觀二十二年太白屢晝見太史占云女主昌民間

又傳秘記云唐三世之後女王武王代有天下太宗因以此疑左武衛將軍李君羨誅之又密問太史令李淳風淳風云臣仰稽俯察其人已入宮中不過三十年當王天下殺唐子孫殆盡其兆已成矣按武氏於貞觀十一年以美色召入後宮充才人至是十年餘矣淳風果有此對太宗英明主也豈不悟爲武才人就宮中戮之乃留以胎禍且欲盡殺其疑似者耶及高宗感禁寺之遇納之拜爲昭儀至永徽六年欲立爲后去星變纔七年耳顧命大臣長孫無忌褚遂良與夫韓瑗求濟皆叩頭流血極諫至以妲己褒姒飛燕爲言何不引秘記以諫豈諱之耶夫縻弧箕服實亡周國讖記之事古有之然褒姒之生也在宣王時宮人感龍漈不夫而奇懼而棄之后有夫婦鬻弧服者王惡之使執而戮之逸而得所棄妖女逃於褒褒人以入王宮幽王見而嬖之立爲后卒致驪山之禍則亡周者褒姒而謠云弧服實亡之謂秘記若閭巷小說類乎太宗誅李君羨實以小名五娘疑爲女子之應史謂官稱封邑皆有武字及載秘記李淳風之詞意作史者追論以神其事自司馬遷博洽多聞史尚有不實况後之爲史者耶

陳子昂

武后欲發梁鳳巴賫自雅州開山通道擊生羌襲吐蕃以陳子昂諫止君子曰此役興百姓將有踊躍用兵土國城漕之戚矣是亂邊羌爲吐蕃除道也全蜀容有息肩之期耶予讀司馬相如傳天子使相如責唐蒙以通夜郎不便且諭告巴蜀父老以非上意相如還報建開西夷爲愈於南夷於是除邊開闢靈關道橋孫水以通邛都重煩百姓或亡逃自賊殺逢君之惡視子昂能梃之於已行何如哉二公皆蜀人也伯玉在天后朝屢進讜言長卿以詞賦得幸歿復遺

封禪之書其位望俱不隆顯伯玉一言蜀人陰受其福長卿一言使蜀人蒙顯禍焉二公才名皆世所推讓而立朝行事如此然長卿馳傳入蜀至使邦君負弩先驅以夸其故鄉其在臨邛竊文君當鑪之事非文人無行者耶予過射洪伯玉讀書臺低回留之不能去復憐其歿讀感遇詩不覺潛然矣

伯玉後被縣令段簡捕下

歿

武后

武后年十四入宮號斌媚娘至老淫心未已盛自拂拭僧懷義御醫沈南珍與張昌宗張易之得幸皆年

踰七十時也婦人四十容貌改前武后老而新牙更生春秋夏姬年踰七十猶與巫臣生女北史胡后年踰四十而妖蠱若二八此皆所謂尤物也武后殺唐子孫臣下幾盡夏姬殺三夫一君一子而亡一國兩卿其女嫁叔向生楊食我遂喪羊舌氏胡后殺其主濁亂魏國而拓跋氏以亡夫物之異者爲妖人之異亦爲妖傳曰國家將亡必有妖孽天將禍人國家必先爲之妖以兆其亂是三者非人妖耶

中宗

甚矣中宗不足與有爲也當天后朝武三思營爲太子寧復知有廬陵王乎及帝復辟如鋤武氏之黨則三思者元兇也春秋鄭厲公及國治與於雍糾之亂者殺公子闕則強鉏以無裏言而殺原繁五王之不除三思待天子自誅之也帝不惟不誅又寵用之至於五王必至殺之而後已嗚呼逐我者出納我者歿賞罰無章何以沮勸此衛子鮮所以出奔也然衛衍猶能念子鮮而喪之如稅中宗視五王棄之如弁髦疾之如讐敵何哉且其淹恤在外二十年矣猶夫人也神龍之變其及宜矣春秋之法除君之惡惟力是視五王失武三思卒被其禍君子曰爲人君父不知

春秋之義前有賊而不見後有讒而不知爲人臣子
不知春秋之義處經事而不知宜遭變事而不知權
中宗五王之謂耶

姚崇

古者人臣見君資言靖獻姚崇謁明皇於行在拜相
說以十事當開元初天子勵精圖治凡崇所言畧已
施行矣及帝欲選儒生入內侍讀崇不務將順其君
之美舉經明行脩之士而以羸老褚無量克選豈朝
夕納誨以輔台德之意耶昔傳說一見高宗卽勸以
終始典學崇所陳十事中材願治之主能行之而不
引之格心也崇於靖獻之始所以告君者如此齊舍
人以不及管晏規之宜矣不然以崇之才得遇明皇
其相業豈止開元之治已耶

開元初議者欲精簡刺史縣令而停按察使夫按察
使卽漢刺史秩也蘇章爲冀州刺史故人爲清河太
守按其職奸則漢之刺史掌奉詔條職在叅覘至唐
沿隋舊改刺史爲郡守而立按察使之官與漢名異
職同然唐之弊在於重內輕外以採訪使而遷大理
人有登仙之羨京官出爲刺史宰相百官祖餞天子
親賜詩以寵榮之行者猶懷怏怏非以不素重故耶

石室秘抄 卷二
漢世重親民之職增秩賜金璽書褒美當時吏治丞
丞不至於姦三代而下漢稱盛治焉夫按察使固不
可罷至於精簡守令重民師帥所使承流宣化也以
武后猶知妙選臺閣寺監賢良出典大州崇惠擇十
使之未得人可矣至謂天下州縣安能皆稱其職而
不徧擇此豈宰相之體耶

宋璟

明皇爲寵臣王毛仲召客知不能致者一人必宋璟
也可謂知璟矣璟在天后朝爲御史中丞鞠張昌宗
逆謀及抗武后安撫隴西之敕與爭是非凜然持正
不撓朝廷視爲表儀時帝爲臨淄王豈不聞璟賢及
至拜相抑郝靈筌邊功杜絕一切斜封墨勅與諫東
都巡幸犯君之顏此其較著者如帝任璟專得行所
志其相業將爛然功冠名臣聲施後世房杜輩足論
哉予觀開元天寶相臣在位最久無如李林甫至宋
璟張九齡皆不二三年而罷帝嘗思九齡風度矣二
公皆所深知何去之易也夫明皇善善惡惡比之郭
公致亂宜矣若宋璟張九齡者所謂大臣非耶

玄宗

天寶初轉運使韋堅進輕貨及百牙盤食天子置宴

加堅常侍君子曰此唐進奉之始也自是進珍羞進
羨餘進銀器以至藩鎮日進月進非明皇啓之耶夫
開元之際帝嘗以不勞人市恩而擢三刺史聽于薦
之歌而賢元魯山矣至天寶行事何其戾也予讀無
逸周公告成王曰文王不敢盤于遊田以庶邦惟正
之供自古君人者昭儉德以照臨百官百官象之禹
貢所稱成賦中邦則正供之外天子無利焉明皇末
年惑女寵好巡幸喜邊功信鬼神宇文融以括客獻
緡獲寵視開元之初心志固已遠矣多欲如漢武則
素弘羊孔僅之徒進書曰無教逸欲有邦韋堅之進
奉則明皇教之也周公訓嗣王勸以則其乃祖無淫
遊田而正供之語重致意焉至所其無逸實對揚大
旨豈非萬世帝王之明鑑哉

明皇以夢得玄元皇帝像又聞空中神語學者多言
無鬼神夫神降于莘賜號土田鄭客入關遺壁鎬池
自古記之矣然不數稔而號亡明年祖龍歿豈有國
之福耶明皇惑張果神仙之術迎入禁中信田同秀
寶符之應而加年號意恐臣子有非議者故托所夢
所聞神其事耶觀清河人崔以清紫微山所得藏符
按問首服則亦新垣平玉杯類矣果有之是亦妖也

石室秘抄 卷二
傳所謂妖不自作猶人興也其是之謂乎史豳曰國
將亡聽於神秦虢見之矣天寶諸臣不聞以此諫其
君何哉

明皇以楊太真爲貴如此與衛宣公納伋之妻同俱
中冓之不可道者君子曰宣公爲子伋娶齊女聞其
美要之河上納爲宣姜尚未爲伋妻也詩人惡之爲
賦新臺楊氏自開元二十三年己爲壽王妃至是十
年明皇潛納之宮中册爲貴妃聚塵甚矣視宣公之
醜不已甚乎宣公歿公子頑烝于宣姜皆所謂鳥獸
之行衛卒爲狄所滅孔子錄新臺鶉奔諸詩在定之
方中之前以見衛爲狄所滅之因明皇在其身卽有
祿山之禍殺妃主皇孫數十人不爲衛懿公幸矣太
真之馬嵬爲六軍逼歿貴爲天子不能庇一寵姬所
謂不及盧家有莫愁真可爲天下后世所非笑耶
安祿山之禍太宗爲之也夫王者疆理封域必謹於
華戎之辨矣當貞觀初滅突厥執其名王帝不用魏
徵之說縱之使還故土而以頡利爲大將軍封蘇尼
失思摩皆爲郡王及拜官五品以上者百餘人夷狄
酋長始與縉紳通朝籍矣自是入奉宿衛出補鎮將
遂爲唐之故事至玄宗聽李林甫之策諸道節度使

石室秘抄 卷二
盡用胡人卒使祿山兼制三道傾覆兩京非太宗貽
謀所致耶夫天生文武士以爲世用疏附後先奔走
禦侮惟上器使不聞借才于四夷也唐初名將如李
靖李世勣江夏王道宗薛萬徹皆著鷹揚之績爲國
虎臣蕃將雖阿史那社爾契苾何力固嘗擒龜茲定
鐵勒矣然二人者則亦偏裨之材也以太宗龍興海
內士乘時而起爭欲攀鱗附翼求自致于青雲者阿
父那契苾輩足數哉西晉匈奴劉淵爲任子在洛陽
士大夫交譽其才武帝用爲北部都尉卒致五胡雲
擾中原戰爭幾二百年此已然之朋効也孔恂言于
晉武曰非我族類其心必異魏徵亦舉西晉之禍以
諫矣晉武旣悞之劉淵太宗復悞之於突厥遂使夷
狄之禍與唐相終始太宗自謂以古爲鑑而不以晉
鑑何哉

肅宗

肅宗收復二京安慶緒奔鄴人皆知其葉上露也史
思明據范陽新得魏州如帝以郭李皆元勲難以相
統孰若分置元帥以光弼領王思禮合河東澤潞之
兵趣魏繫思明使不得動而以子儀領七節度攻鄴
勢必下之鄴城拔遂移師併取魏州留子儀鎮鄴使

石室秘抄 卷二
爲聲援大將專鉞群帥輯睦河北之功可收矣計不出此而以九節度討安慶緒不爲置帥衆無適從卒王上下解體思明得乘其敕六十萬之衆潰於相州將誰咎哉春秋偏陽之舉晉句偃二將皆請班師時荀瑩將中軍令曰七日不克必爾乎取之遂下偏陽邲之戰荀林父爲將不能行令先穀違命濟河楚之覘者知其必敗此則將帥異同固成敗已然之明鏡也况九節度之師違異而能成功者哉予讀詩大明武王所以伐商也曰維師尚父時維鷹揚采芑宣王所以伐荆也曰方叔元老克壯其猷古聖王行師任將得如大帥元老其人焉此所以成會朝之功著來威之績詩人歌之以見周所由興也唐名將如郭李者雖非尚父方叔之儔豈在晉荀瑩下哉肅宗不能重任之至與許叔冀崔光遠輩同等夷復以宦者魚朝恩觀其軍容用人如此雖克復兩京竟失河北宜矣

代宗

唐以史朝義降將李寶臣田承嗣薛嵩李懷僊分鎮河北君子曰是復生四朝義也彼四人者皆蕃夷爲安史將旅拒王師敗而後降不加戮焉幸矣因而授

之節鉞可乎肅代之際勲名竄著爲蕃漢將推服者孰若郭汾陽僕固懷恩李光弼皆故偏裨朝義授首卽以汾陽爲元帥河北之事悉以委之而解四人者之職一易置之間主威立而國勢安矣自明皇不能保安史代宗豈能保田李輩耶議者以唐失河北由用蕃夷爲制將予謂失在於不用郭子儀也至懷恩叛從而用之晚矣春秋鄭伯謂燭之武曰吾不能早用子急而求子其代宗於郭子儀之謂耶

房瑄

房瑄出處大類殷浩殷浩在晉縉紳交薦之惟恐其不就辟也然浩一出卽欲經畧中原輕進寡謀卒致山桑之敗瑄以收復兩京自任而陳濤斜覆軍何異浩之爲耶杜甫稱瑄醇儒有大臣器使丁承平自是一名卿賢大夫而用違所長桓温亦論浩有德有言嚮爲令僕足以儀刑百揆朝廷用違其才夫以二子之行事若此二公猶爲之惜甚矣虛名足以欺世也瑄爲相高談釋老廢職業聽門客大招權利可謂大臣器耶賀蘭進明曰房瑄專爲迂濶大言以立虛名真王衍之流庾翼遺殷浩書曰王夷甫立名非真雖云談道實長華競盖亦以衍况之也二子在當時不

不室和抄 卷二
爲不用矣如使久專樞要將毀教亂治敗俗傷化與
王夷甫皆所謂異世同誅者也其敗免誠幸二公何
爲惜之夫永和至德之際朝廷已多故矣復欲此輩
禍天下乎

唐大曆間隴右節度使朱泚獻猫鼠同乳百官表賀
夫鼠爾雅所載厥類多種族盖列於毛用不登於俎
晏子患其所託賈誼忌於所投盧元明指之爲劇蘇
子瞻名之曰黠其志貪其行竊禮記郊特牲曰迎猫
爲其食田鼠也夫猫以捕鼠爲職田父迎焉非以去
其害稼故耶唐之害孰若藩鎮無禮於君則衛人所
爲賦相鼠也重斂其民則魏人所爲刺碩鼠也其爲
害稼大矣王朝不能正九伐之法又勤而撫之是慮
不及田父而捕之者失職也猫鼠之妖事應已著泚
盖以此窺朝廷矣唐之君臣所宜受吊又何賀焉崔
祐甫上猫鼠議謂宜戒法吏之不察奸邊吏之不禦
寇者代宗若以此申飭吏職庶幾拚奸雄之萌邦典
肅而王威張諸鎮之首鼠者懼且知朝廷有人矣五
代南漢主劉龔語其臣曰吾子孫不肖後世如鼠入
牛角勢當小耳朱泚卒以涇原兵發難據長安德宗
出幸奉天則入牛角之兆唐建中見之矣噫代宗之

石室和抄 卷二
慮不及龔扶

唐大曆間霖雨河中府池鹽多敗度支韓滉奏有瑞
鹽夫南風之時今可以阜吾民之財今鹽以時風而
成霖雨而敗理也韓滉此奏何異蘇味道以三月雪
爲瑞雪欺罔甚矣然武后時侍御史王求禮抗言至
爲罷朝代宗受百官表賀復有靈應之賜當時諫議
大夫蔣鎮實奏成之君子是以知大曆之世非惟臣
子不及先朝而代宗之爲君有媿於乃祖女后多矣
正月之詩曰民之訛言亦孔之將又曰民之訛言寧
莫之懲其大曆君臣之謂耶

府兵

唐貞觀之際天下之兵八百餘府而在關中者五百
內置諸衛外列折衝天下大勢不至偏重矣儒者輒
稱府兵非以其無事則耕有事調發有合古法寓兵
於農意耶然遠近分番率以一月不無紛擾杜甫兵
車行云去時里正與裹頭歸時頭白還戍邊蓋傷之
也自高宗麟德初劉仁軌在熊津上言戍兵疲羸者
多惟思西歸無心展效則已有救壞之漸矣武后時
衛士稍稍亡匿開元間至宿衛不能給蓋自二十從
軍六十而免且縣官急於索租浸至貧弱逃亡勢也

張說始建議一切募壯士充宿衛謂之曠騎自是府兵歿亡不補入宿衛者役使如奴隸戍邊者邊將苦之利其歿而沒其財以至府兵徒有官吏無兵可交而折衝府上下魚書遂停矣天寶以後應募者皆市傭無賴輩曠騎之法稍亦變廢猛將精兵皆聚西北故安祿山乘外重之勢一舉而覆西京諸鎮之兵共起而誅之當時號九節度之師由是方鎮相望至自擇將吏號爲留後藩鎮之勢成朝廷不能制矣議者皆咎張說輕變府兵而不知番役之苦其勢必至於壞如山東戍卒還者十無二三則府兵之制亦未爲得也德宗朝議復之李泌謂欲復府兵請先行屯田蓋置屯則戍者安於土不復思歸此與晁錯募民徙塞下之意同錯欲營邑立城制里築室通田作正阡陌使其至有所居作有所用所以輕去其鄉而勸之新邑泌非得於錯之策而以掾府兵之敝耶夫行戍如往棄市自秦漢病之予讀錯上守邊備書議罷遠戍選常居者不足且多爲之募厚卹其私欲安邊置卒計無出於此矣

藩鎮

唐藩鎮之禍始於肅宗蓋自平盧裨將李懷玉殺節

度使王玄志之子推侯希逸爲軍使朝廷因而授以節鉞至代宗永泰初懷玉復逐侯希逸而代之自是崔旰殺西川節度使郭英乂是又一懷玉矣李希烈逐淮西節度使李忠臣是又一崔旰矣至使盧龍之朱滔魏博之田悅成德之李惟岳平盧之李納各自稱留後輕視朝廷會盟拒命朱泚得乘涇卒之亂據長安而德宗出幸奉天再奔梁州不至改物幸也此非肅宗失李懷王之故耶晉咸和間右軍將軍郭默襲殺江州刺史劉胤司徒王導以默驍雄難制卽用以刺江州陶侃聞之投袂而起上表言狀討而斬之大哉侃也可謂能弭亂矣予觀導答侃之書直畏默據上流耳肅宗之任李懷玉非以平盧兵衆故耶然侃以方鎮能行之於刺史謂肅宗不能以天子而行之於藩臣耶侃與導書曰默殺方州卽用爲方州害宰相便爲宰相乎然則逐節度卽爲節度則逐天子不當爲天子耶唐卒以藩鎮失天下嗚呼禍所從來矣

德宗

唐河北再亂則朝廷爲之也方李惟岳之叛也張孝忠以易州歸國授之節度矣王武俊誅惟岳功豈降

將康日知等乎乃與之同賞且削其二州分其糧馬
德宗於是乎失歸義者之心矣代宗廣德初薛嵩田
承嗣李懷仙輩相繼請降不乘此時解諸藩之職復
使之分鎮河北遂令大奸根據而不可動至德宗則
非其時矣惟岳旣誅卽用武俊代之使與張孝忠合
兵討田悅魏博下則平盧爲之次矣李希烈何由稱
兵涇原何遽倡亂河朔可清藩臣聽命矣德宗鑒肅
代之失謂爵命不足爲已亂適足以長亂而於武俊
吝惜節鉞使懷怏怏至與幽魏連衡河北再亂安危
之機惟在所謀惜哉嚮用郭子儀李泌顏真卿等謀
國豈至是耶書所謂惟截截善論言俾君子易辭我
皇多有之其代德二君之謂矣

李泌

李泌事德宗相業著於貞元之間蓋駸駸乎治矣泌
疾甚舉竇參董晉自代夫人臣之事君也旣以其身
又以其人蕭何舉曹參丙吉舉杜延年于定國周瑜
舉魯肅羊祜舉杜預數公者皆病且歿舉賢自代者
也參等卒爲名將相若數公者可以歿矣當德宗時
嘉謀嘉猷中外所稱賢者孰若陸贄方帝之播越也
贄周旋左右匡弼之功爲多奉天所下詔書皆出贄

石室秘抄卷二
手至使驕將悍卒聞者感涕及收復京城泌以杭州
刺史徵詣行在直西省以至拜相於是敬輿不聞有
所獻納矣意者二公才名相等不無有所忌故耶竇
董貪縱循默豈宰相器舍敬輿而舉二子鄴侯於是
乎非休休大臣矣昔管仲相威公及病公問可代者
易牙開方豎刁三人仲皆以爲不可公用之卒至亂
齊君子謂仲不能舉賢自代不可以死若鄴侯者可
以死乎哉

吐蕃

貞元初渾瑊與吐蕃盟于平涼吐蕃劫盟昔晉悼公
之世山戎無終納虎豹之皮請和以魏絳之謀與之
會盟八年之中九合諸侯晉於是乎賜魏絳金石之
樂此則和戎已然之明效也吐蕃制有西域地方萬
餘里人馬強盛寇邊殆無寧歲自德宗借其兵以討
朱泚許以安西北庭之地及泚誅以無功求地不與
其心未嘗一日忘唐也且已陷鹽夏銀麟矣彼何所
畏而請盟哉太宗貞觀時以公主妻其主贊普卽贊
普之身屢叛矣和親無益况要盟乎君子曰晉悼公
之時君明臣忠上讓下競強如荆楚三駕而不敢爭
故無終懼而請和制盟在我也春秋中國諸侯會盟

至交質子猶不足信况夷狄耶故王者別內外脩文教繕守備申郊圻來則禦之去則守之畏威而求成則羈縻勿絕此制馭之術也不然雖說以厚利質其愛子結之於天如董仲舒所議適以長無已之詐唐貞元可鑒也春秋隱一年書秋八月庚辰公及戎盟于唐說者以爲書時書月書日蓋深謹之知春秋謹唐之盟則和戎亦衰世之事耶後世至有和親割地納幣稱臣稱子者皆藉口魏莊子之說失春秋之旨矣

李瓘

李懷光解奉天之圍頓兵咸陽其子瓘爲監察御史密言於德宗曰臣父必負陛下願蚤爲之備其潛與朱泚通謀也石演芬遣客詣行在告之夫演芬胡人也爲懷光養子告變而歿可謂義士矣瓘其愛子乃漏之於君不幾於賣父乎瓘之言曰臣父敗則臣與之俱歿夫懷光以臣叛君其勢必敗瓘固自分必歿也倘若事成如河北諸鎮瓘當何如耶則亦歿而已矣瓘旣以父故言於君復幸其成而生則石演芬之不如也爲瓘者竭力以諫父不聽則致歿義固無生理也楚人將殺令尹子南子南之子棄疾爲王馭士

石室秘抄 卷二
王泣而告之既而殺子南其徒曰行乎曰吾與殺吾父行將焉入然則臣王乎曰棄父事讎吾不忍也遂縊而歿宋儒胡寅乃謂德宗欲全瓘宜預詔馬燧特宥其子使懷光父子知之則懷光必使瓘勿歿瓘亦可以不歿嗚呼豈有漏父於君父歿而已不歿何以自覩於天地之間乎瓘曰使臣賣父求生亦安用之瓘固知以棄疾自處矣李泌對德宗亦謂催若不歿則亦不足貴宋儒之見不及此何也

憲宗

唐憲宗討劉闢杜黃裳薦高崇文爲將且請勿置監軍卒擒闢裴度之討吳元濟也亦奏去中使監陳遂成入蔡之功夫唐自開元初內給事高力士以誅蕭岑功加將軍於是宦者始預軍政至開元十年內侍楊思勗討平安南遂進輔國大將軍宦者之爲大將自思勗始是後或爲監軍或爲觀軍或總禁兵或爲招討使或爲觀察使遂爲唐之故事矣自郭子儀等討安慶緒而以魚朝恩監之至使九節度之師潰於相州乾元之事可鑒也憲宗志平僭亂將相盈廷吐突承瓘首唱河北之師身膺制相以至覆軍則又甚於乾元矣向非杜黃裳裴度諸公力任討賊見信於

君如使以承璫輩叅之雖百高崇文李愬欲成功得
乎春秋諸侯伐齊從齊師齊有寺人宿沙衛者連大
車塞隊而殿齊臣殖綽郭弼謂之曰子殿國師齊之
辱也夫以寺人殿師齊人遽謂辱國况使之專闔外
秉節鉞師之進退聽其指麾三軍之命懸於掌握其
爲宿沙衛也不亦大乎唐初太宗定制內侍省不置
三品官黃衣稟食守門傳命而已子孫輕變祖制遂
使闔寺之禍爲累朝腹心之疾則玄宗啓之也

元積

元和初元積爲拾遺勸憲宗開直言廣視聽疏曰人
主卽位之初必有敢言之士苟受而賞之則君子樂
得其道競爲忠讜小人貪得其利不爲回邪拒而罪
之則君子括囊以保身小人迎合以竊位夫人臣奉
法遵職糾慝繩違不吐剛茹柔不威林利疚如積之
論得非擇利害爲趨舍耶傳曰興王賞諫臣非臣子
所覬覦於君也積未幾以忤宦者貶江陵士曹卽變
初志復善中使崔潭峻薦入京職爲朝士輕鄙尋至
拜相遂與君子爲仇所謂迎合竊位實其自况也對
君之詞其情見矣與積同時翰林學士白居易屢論
時政多有裨益于劾宦者吐突承璀解其四道兵馬

使與抑節度使王鏐入相皆有闕大體可謂抗直不
不撓矣世稱元白白固非元匹也

敬宗

敬宗欲幸驪山拾遺張權輿叩首而諫舉周幽王秦
始皇玄宗穆宗幸驪山之禍勸沮敬宗曰驪山若此
之凶耶宜一往以驗還謂左右曰彼叩頭者之言何
足信哉嗚呼權輿蓋欲懼之以禍要其君必從也予
讀書周公作無逸稱殷三宗不敢荒寧以勸成王伊
尹作訓誦三風十愆而戒太甲古人告君之法如此
爲權輿者無亦遠舉周秦之淫遊亡國近舉乃祖之

怠荒致亂以爲戒庶幾孔子所謂法語之言能無從
之者耶夫自古帝王治亂脩短固不係驪山之幸不
幸也如幽始玄穆之爲君雖不幸驪山將享國永年
否耶權輿之論卽不驗則其說窮矣然敬宗不踰年
而罹閹寺之禍則無逸所謂惟耽樂之從罔或克壽
伊訓所謂邦君有一于身國必亾聖人之言信而有
徵哉

詔諸道支郡兵馬並以刺史領之

自秦罷侯置守郡縣之設卽古諸侯也漢文帝爲銅
虎竹使符國家當發兵遣使者下郡國合符而聽受

之郡守職典專城握兵符以輔承天子重刺史所以尊朝廷也自晉武平吳悉去州郡兵至永寧之後盜賊群起州縣不能制遂至大亂唐監前代府兵之制諸道雖設折衝果毅府而刺史並領鎮兵至有徵發則符下刺史非所以成相維之勢而銷未形之患耶開元中府兵法壞方鎮日強主將擅兵而刺史之權輕故藩鎮得以旅拒朝命憲宗元和間橫海節度使烏重胤奏以鎮兵牒還本州朝廷詔諸道支郡兵馬並以刺史領之而詔書所下不能行於方鎮愚謂晉室銷兵其弊內輕譬人病虛外強中乾遂至不起唐之天下成於偏重譬之病癰脛指之大遂成痼疾而唐之諸臣建議欲復府兵原十六衛者竟廢格不行君子曰天下勢而已矣勢輕重也極重不可反唐開元以後是已噫可歎哉

劉栖楚

劉栖楚寶曆初爲拾遺諫敬宗晏朝叩首流血至有惡聲遐布恐福祚不長之語卽古之遺直奚媿方敬宗之嗣位也宰相李逢吉與宦者王守澄相結排斥朝士如讒李紳至加貶竄曾不聞楚一言救止淮南節度使王播以賂王守澄得領鹽鐵楚時爲諫議大

夫何不請開延英論之夫楚本逢吉之黨名列八關
豈真慷慨敢言之士昔漢谷永阿附王氏結爲外友
至上封事直攻成帝略不少諱史謂永知有內應展
意無所依違若栖楚者其殆谷永之流與

文宗

唐文宗嘆去河北賊易去朝中朋黨難夫河北方鎮
自代宗廣德後連衡拒命擅除吏不供職貢者六十
餘年至憲宗相杜黃裳李絳裴度諸公謀謨廟廊之
上平蜀平夏平吳平淮西能使遠聽之臣望風馳命
田興首以魏博歸順王承宗削地李師道授首劉總
棄官庶幾哉兩河之難復之乎正矣穆宗長慶初令
狐楚引蕭俛入相而元稹輩相與構亂撓敗軍情使
裴度不得行其策遂致諸藩再叛故朝廷用舍河北
向背係之矣此非往事之明鏡耶文宗以柔懦之資
受制閹寺聽注訓邪謀斥逐李德裕因王守澄之誣
而竄宋申錫身自爲黨何以禁臣下之有黨愚謂去
朝廷之朋黨易去君心之朋黨難甘露之變坊門之
射賊在禁庭尚不能去况河北乎小旻之詩曰謀臧
不從不臧覆用如彼流泉無淪胥以敗文宗之謂矣

李德裕

李文饒意氣豪邁謀略盖世佐武宗御回鶻討昭義制馭河北三鎮使爲國家指臂之臣相業著於會昌之間亦有唐名臣也假令文饒學道謙挹有休休大臣之度豈不善始善終保其寵祿哉功成自滿惟務樹黨牛僧孺李宗閔輩流竄已甚不厭輿論秦誓論大臣極而至於子孫黎庶之利殆聖人采之於經以爲世戒惜文饒未聞大臣之道而至於殆也宣宗灑浙之疑卽霍光芒刺之兆此豈人臣之福耶文饒在中書不飲京城水飲食悉取惠泉時有水迺之號每一杯羨費約錢三萬雜珠玉寶貝雄黃硃砂剪汁爲之其侈汰如此所作平泉山莊遺戒壞一木一石非佳子孫何其不知消息盈虛之理若是哉他日斥逐海上身且不保况能保有平泉草木哉噫亦愚矣

周墀

大中間周墀入相問所辟判官韋澳曰何以相助對曰願相公無權夫權者人主之柄臣下焉得而有之易稱無成有終書戒作威作福周公以元聖懿親猶不悅於公奭見疑於成王况羈旅之臣乎嘗讀大將軍衛青傳青事漢武帝尊重無比然出師境外不專誅爲大將亦不招士語蘇建曰人臣奉法遵職而已

石室秘抄卷二
立政曰繼自今我其立政立事夫政由審氏祭則寡人春秋以來禍敗多矣薦紳大夫秉政立朝輒上談伊周下陋管晏跡其行事有能如大將軍青者乎察其本乃與節南山所刺不平謂何所謂瑣瑣姻婭則無撫仕蓋以王朝官爵爲一己私恩矣至於我王不寧猶不懲其心焉此家父之所爲誦周之所以衰也唐之執政如尹氏者可勝數哉墀在大中相業雖不及姚宋裴李諸賢然抑節度使王宰求領使相與諫宣宗開邊依然有大臣風在相位不踰年而罷此豈樹權者哉亦可謂賢矣

南詔

南詔自皮邏閣併五詔之地開元末始通冊使納貢稱藩及鮮于仲通李宓開邊隙討之大敗官軍遂北臣吐蕃吐蕃每入寇徵其兵爲前鋒德宗貞元初西川節度使韋臯開青溪之道因求內附李泌力勸德宗招之以分吐蕃之勢自是始歸唐矣宣宗大中末邊臣奏減其入貢僉人及不行冊命遂致僭叛陷交趾殺節帥議者皆謂貞元招之爲鄴侯失計君子曰吐蕃入唐爲邊鄙患久矣漢武帝開西域以斷匈奴右臂由是單于失援遠遁則鄴侯之策未爲失也方

南詔始叛經畧使李蒙如不減三道戍卒豈得遽入
邕州卽五管之兵得人領之可以坐鎮安南矣奚至
大發徐汴荆襄等八道之兵赴援且久戍焉民勞之
詩曰惠此中國以綏四方唐人失之矣漢永和間象
林蠻反攻縣寺殺長吏朝廷欲發荆襄交豫四萬人
赴之李固以爲遠赴萬里必至叛亡議以祝良爲九
真太守張喬爲交趾刺史撫平之惜唐建議諸臣不
如李固而經畧者未得如祝良張喬若人也蔡邕曰
邊垂之患手足之疥癢中國之困胸背之癩疽故救
中國以事遠夷譬之刻割心腹以補四支非長計也
至使龐勛以桂林之戍倡亂致徐方雲擾黃巢乘之
而起何乃罪鄴侯哉

李克用

唐自肅代之後藩鎮跋扈至黃巢構亂海內分崩奸
雄乘之盜名號竊土宇以傲睨神器者何可勝數當
其時有能扞禍亂伸大義以尊王室者國家宜尊寵
之以彰侯度此周之所以褒桓文也李克用以沙陀
之兵剪黃巢收復長安中和之世功在諸將之右矣
汴兵陰謀襲之朝廷不能正其曲直使懷怏怏至昭
宗反聽朱溫之奏輕信宰相張濬淺謀削奪克用官

爵祭諸道兵討之唐於是乎失藩鎮之心矣君子曰使唐能移此師於朱溫謀襲克用之日則正陽之甲固敵王所愾而兼弱攻昧庶幾王者事也諸藩視之其孰不懷畏惜昭宗以福躁之資而張濬妄以謝安裴度自許輕造兵端使克用有言可執舉兵相向王師敗績於趙城奸雄以此箴視朝廷輒稱兵犯闕乘輿播越卒致椒殿之及將誰咎哉詩曰君子屢盟亂是用長蓋昭宗耶無拳無勇職爲亂階豈張濬耶

李愚李振

宦者劉季述幽昭宗於少陽院進士李愚說節度使韓建舉勤王之師判官李振亦勸朱溫爲唐桓文此兩人者智謀則同然愚志在急君父之難而振則恐權歸宦官蓋爲朱氏忠臣矣振以舉進士不第深疾縉紳之士教朱溫盡殺裴樞獨孤損等於白馬驛投之黃河椒殿之禍振實預謀其司馬招之成濟與溫本黃巢賊黨朝廷不加顯戮授之節帥乃身行弑逆此操懿所不爲也凡振所行皆逢其惡豈真望以桓文者哉李愚庶幾知大義者然歷事梁唐潞王入洛至與馮道郊迎其爲韓建謀則忠自爲謀抑何愚也

武攸緒司馬承禎司空圖

唐興三百年士生其時感在三之義乘風雲而成翼
戴托魚水而展鴻猷垂名竹帛聲施後世者何可勝
數乃若蟬蛻囂塵之中自致寰區之外皜然泥而不
滓者吾得三人焉其一武攸緒中宗嗣聖間爲千牛
衛將軍棄官隱嵩山冬居茅椒夏居石室武氏所賜
服噐皆置不用神龍初召爲太子賓客固請還山其
一司馬承禎居天台睿宗召問陰陽術數對以至道
帝嘆曰廣成之言無以過也尋許還山其一司空圖
初仕爲禮部員外郎棄官居中條山王官谷昭宣天
祐年徵詣闕陽爲衰野墜笏失儀詔放還山君子曰
卓矣攸緒不緇其族傳曰相時而動無累後人多矣
承禎蹈道完名易曰不事王侯高尚其事智矣司空
詭跡遠害詩曰旣明且哲以保其身當武曩革命諸
武擅權如攸緒稱自脂韋萬戶侯足道哉景龍之世
宗族誅竄殆盡而不及緒故曰卓矣睿宗雖稱戡亂
而斜封復官太平用事禍猶未弭承禎理身理國之
論帝者之佐也寧學終南捷徑穢迹曲朝故曰清矣
朱全忠志圖改物縉紳之士不奉辭勸進則駢首就
戮圖義不爲梁佐命知難而退故曰智矣觀唐名臣
如李泌顏真卿裴度諸賢勳業聞望非不爛然著矣

然衡山再召屈佐遠藩鄴侯不無汲汲功名哉年踰七十取忌權奸魯公殆昧進退之節矣畱守東都依違閑散晉公暗於則止之戒也楊雄曰鴻飛冥冥弋者何慕武攸緒三子於是乎不可及矣

張承業

唐宦官之禍傾擅朝室濁亂天下嗣君廢置在其掌握天子出入由其劫遷始於明皇盛於肅代成於德宗極於昭宗非復黃衣稟食守門傳命之任也蓋自豎刀亂齊伊戾禍宋恭顯構蕭周之釁孫曹定順桓之策舉動廻山海呼吸變霜露古今以來致亂多矣

讀唐史至哀帝天祐四年唐亡歷梁開平乾化貞明唐之子孫降在皂隸天命亦既改矣晉王存勗以晉陽之師定河北擣大梁威振天下將佐諸藩奉辭勸進監軍宦者張承業諫以先滅朱氏爲唐立後嗚呼桓文翼戴天王於周室尚存之日孔子猶深與之而承業懶懈欲興復唐室於既亡之後此非桓文所難耶乃知石門之難克用勤王唐祚告終而晉猶稱天祐或者皆承業之教耶承業受克用顧托定嗣王之位平克寧之亂養民蓄財召補兵馬行法不遺近貴官物不爲私禮李亞子經營中原光啓土宇蓋承業

石室和抄卷二
有力焉史稱宦官之賢勃鞞之事主管蘇之犯君鄭
衆之辭賞呂強之直諫曹日升之救患馬存亮之弭
亂楊復光之討賊嚴遵美之避權承業皆兼而有之
至於終身稱唐官不受晉封爵莽大夫楊雄九原泚
穎矣唐之治蠱於闍寺縉紳士夫言之切齒予獨有
取於承業蓋以媿夫人臣懷二心如崔胤柳燦張文
蔚之徒且附于小雅巷伯之義云

天雄兵亂晉王入魏

魏博世叛逆爲唐二百餘年腹心之蠹梁貞明間議
乘節度使楊師厚之喪分六州爲兩鎮以弱其權未
爲失策而魏兵作亂劫主帥卽命劉鄩加兵誅倡亂
者數人餘黨自定矣不務出此乃欲以刺史之官陷
軍校張彥冀收衆心倒持大阿襲唐人姑息之政欲
止亂得乎及晉王存勗引軍東下斬張彥遂收入魏
之功取之如拾芥然孰謂魏博果強盛難制哉夫劉
鄩持重兵壓境王彥章以名將在鎮城不能定魏亂
而制六州則梁之君臣寡謀自失機會坐待晉師喪
地宜矣

梁亡

梁將康延孝奔唐告唐主以梁事唐用其謀遂滅梁

此與裴度得李祐而入蔡州皆用敵人成功者也是故士會在楚賈季在狄趙宣子之所為懼楚雖有材晉實用之卒害楚國者則析公子靈輩之為也官渡之役袁曹相持操欲引還矣許攸降曹為操計畫而紹軍遂潰自古謀臣為國干城君將結之以好仇寄之以腹心此兇且之所為咏周之所以興也朱友貞以篡逆得國所與計事者趙巖張漢傑實在左右梁獨一王彥章而不能德勝之捷恐其成功徵還將士其誰不解體乃知望諸奔齊廉頗去趙蓋自古嘆之矣

唐莊宗

唐莊宗夾寨之戰君子予其同於魯公費誓之師及取魏博定幽燕克鎮州進攻河南遂代朱梁而有天下雖未能混一海內亦英畧蓋世矣不五載魚爛而亾何哉君子曰莊宗祖本沙陀朱邪赤心從康承訓討龐勛有功賜姓其父李克用以破黃巢進爵郡王遂有晉陽之地朱溫滅唐未踰年而克用卒莊宗嘗述其父云吾家世忠孝立功帝室當以復唐社稷為心莊宗若能守其先訓滅朱氏求唐後而立之光輔帝胄奄有晉陽比周齊魯子孫世胙享有茅土矣不

石室利社 卷二
務出此乃拒張承業勸沮乘時自取志驕氣溢荒于
禽色寵信伶宦跡其行事有異朱全忠者耶卒之身
歿人手妻子不保豈非天道哉豈非天道哉

唐太子繼岌滅蜀獻蜀樂工嚴旭蓬州刺史也莊宗
使之歌而善復其官夫刺史親民之職爲民師帥古
明君尤重其選彼樂工者亦將隼旗熊軾趨翔於岳
牧之列乎且將以歌而治耶莊宗定河北席卷大梁
擒朱友貞而有天下亦五代英主也方其入梁卽用
梁伶人陳俊儲德源爲刺史迹其行事有異蜀王衍
者乎其子入蜀不聞以蜀之賢才進而以樂工獻父
子如此欲不亡得乎簡兮之詩古伶官所爲作也其
曰云誰之思西方美人遭亂世思盛王傷之也莊宗
者非西方美人固唐伶官之美人耶未幾爲伶人郭
從謙所弑妻子不保爲天下笑乃知成湯不邇聲色
孔子放鄭聲彼沙陀之君惡足以知之

唐明宗

兩川節度使孟知祥董璋反謀已見於殺監軍李巖
辱客省使李仁矩之日朝廷不能問及其阻兵稱亂
則王師必加失在石敬瑭諸將破劔州不卽據其城
而退保劔門使賊得以制其救遂至失利遁歸司馬

石室秘抄卷二
法若行敬瑭有生理耶乃以誅樞密使安重誨論解
兩川自古未聞有討賊而殺其謀臣謂足以弭亂者
也漢景帝殺晁錯以謝七國不聞七國罷兵至使孟
知祥得以兼有全蜀墨制除吏視其君若綴旒然明
宗尚欲號令四方乎史稱明宗與物無競兵革罕用
校於五代粗爲小康而仁柔有餘剛武不足君子傷
之也

石晉

石晉以君父事契丹受其策命稱臣稱子讀史者深
爲中國之耻予謂石敬瑭本西夷梟獍雞之子爲明
宗愛婿與王從珂從明宗征伐有功皆夷種也明宗
亦胡人爲李克用養子克用亦沙陀種也克用子存
勗滅朱梁都汴爲唐莊宗究其本與劉石符姚何異
然乘亂而取之者卽明宗也旣而從珂以養子篡明
宗之嗣敬瑭以愛婿迫潞王於歿此皆天道所謂君
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三綱淪九法斁人道絕
矣嗚呼居中國去人倫吾何暇責其事夷之耻哉
石敬瑭借契丹兵滅唐受其策命立爲天子則契丹
藩臣也至以重貴爲北京留守及欲用王威襲其父
爵政自契丹出矣春秋楚子入陳旣封之矣復納公

孫寧儀行父君子曰入人之國制人之上下使不得其君臣之道石晉之上下則契丹制之也晉頃公之世晉人以幣如鄭問駟乞之立故子產曰若寡君之二三臣而晉大夫專制其位是晉之縣鄙也何國之爲辭客幣而報其使以予觀子產所稱石晉尚得爲國乎不再傳卽有黃龍府之遷則敬瑭父子耶律德光實有以制其死命矣噫可不爲借兵夷狄者之戒哉

閩主曦

閩主曦以翰林學士周維岳善飲欲剖視其酒腸此與商王受剖比干而視其心竅何異然維岳以留侍劇飲得不死爲學士至爲人主狎客非孔子所謂枉之生幸免者耶爲維岳者處亂世孰與逃名醉鄉哉

契丹

春秋之義四夷雖大稱子後世乃有單于可汗贊普之號至五代梁貞明間契丹耶律阿保機總八部之衆北侵室韋女真西取突厥服役諸夷始稱帝改元與中國並矣燕王劉守光遣叅軍韓延徽使契丹遂爲謀主教之建牙開府築城郭立市里以處漢人使各有配偶墾藝荒田由是漢人安於其土而契丹強

盛則延徽之教也昔漢文帝使中行說傳宗室女嫁
匈奴說至教單于左右疏記以計課其人畜裂所得
繒絮以示不如旃裘之完善也去所得漢食物以示
不如湏酪之便美也匈奴無仰於漢鴛鴦犯塞則中
行說之教也春秋巫臣自晉使於吳乃通吳于晉教
吳乘車教之戰陣教之叛楚吳始伐楚伐巢伐徐是
以始大黃池之盟與晉爭長吳通上國則巫臣之教
也此三人者行事相類然中行宦者巫臣傾危之士
乃若延徽初使虜庭不拜留使牧馬庶幾有子卿之
風卒亦甘心仕虜何哉君子曰河朔自安史以來不
奉王化爲唐頑民風聲氣習胥而爲夷久矣延徽固
賢者而變於夷非俗之漸靡使然耶夫延徽爲契丹
謀則忠然契丹卒爲中國累世之患則延徽之罪蓋
有不可勝誅矣史稱延徽在契丹終同光之世胡馬
不至南牧噫亦惡足以贖其臣虜之罪哉

馮道

道歷仕五朝且嘗受契丹太傅之職則亦臣虜矣五
代之君皆以篡逆得國非真受命英主故道得以富
貴淫其終身予讀戰國策楚人有两妻者人挑其長
者長者詈之挑其少者少者和之居無何有两妻者

不室和抄 卷二 亥
歿客謂挑者汝娶長者乎少者乎曰娶長者既爲我妻則願其言人也史記蒯通見曹相國曰婦人有夫歿三日而嫁者有幽居守寡不出門者足下卽欲求婦何取曰取不出門者通曰求臣亦猶是也道歷後唐石晉漢周皆迎降勸進此不挑而和未三日而嫁者也有婦如此取女者必羞以爲配五代主悅道迎已而寵遇之不思今日迎我他日將復迎人噫使道如遇漢高帝在後唐之世已難免丁公之戮矣雖欲事晉漢周得乎昔樂毅自燕奔趙趙惠文王欲與毅謀伐燕毅泣曰臣昔事昭王猶今日之事大王也若復得罪在他國終身不敢謀趙之奴隸况子孫乎趙王乃止劉備嘗舉袁渙爲茂才渙爲呂布所留布欲使渙作書罵辱備且脅之以兵渙曰渙他日之事劉將軍猶今日之事將軍也如一旦去此復罵將軍可乎布慙而止予因論馮道舉二子將以媿天下後世人臣之懷二心者

漢劉贇發徐州

漢隱帝遇害以太后誥迎武寧節度使劉贇於徐州入卽帝位高祖母弟河東節度使崇之子也時郭威持重兵赴鄴將帥屬心久矣以代王高帝子諸大臣

石室秘抄卷二
迎立代郎中令猶疑中變况孤危之朝哉使崇用李
驥謀疾引兵逾太行據孟津使郭威不敢動贊入大
梁卽以董裔賈貞爲樞密侍衛如漢文帝夜拜宋昌
爲衛將軍鎮撫南北軍奪威樹黨卽主勢張而帝位
定矣郭威豈敢擁兵自立王峻豈得遣將拒命况父
崇復居太原重鎮哉嗚呼五代之際置君如奕棊威
受高祖托孤之命殺其主若孤豚然何有於贊吾獨
恨劉崇殺謀臣爲郭威所賣也

以文臣知州事

唐自藩鎮握兵天下之勢外重內輕其禍遂與有唐
相終始沿及五代陵替甚矣明宗潞王石晉劉漢之
事如出一轍然皆以兵力取之也宋太祖陳橋之變
入卽帝位易如反掌非以節鎮兼典禁兵侍天子帷
幄故耶宋監前代罷諸將宿衛就鎮而於武臣在鎮
者悉以文武代之於是方鎮之權解而無末大必折
之患主勢成於上矣以漢文景之盛在朝諸臣皆高
帝舊將不能削七國之權宋易百餘年纍卵之危而
措天下於泰山之安則以趙普之謀而尚之以漸也
安危之機不在所謀哉

宋主還汴

成王卜居成周其命龜曰余一人兼有天下辟就百姓敢無中土乎使余有罪則四方伐之無難得也漢婁敬曰周務以德致人不欲阻險令後世驕奢以虐民也然周實都豐鎬至平王始遷洛陽是謂東周天下莫朝非惟德薄亦形勢弱矣且四戰之與四塞較然矣宋太祖議都洛陽居長安以太宗諫止還汴漢高帝聞婁敬之說卽日西都長安宋百餘年卽有二帝北轅之禍不如漢高規模弘遠矣

宋以董遵誨爲通遠軍使

宋祖微時往依遵誨父宗本漢隨州刺史也遵誨藉父勢素侮太祖不禮焉及卽位召遵誨爲通遠軍使此與晉文公之赦里鳧須漢高帝之先侯雍齒相類君子曰使晉國旣附須豈得同驟諸將不謀反齒不知歿所矣宋祖之用遵誨人無自危將無偶語不以私憾廢公舉王者之用心也遵誨在邊懷服諸酋能不負宋太祖之公明充非晉文漢高可及矣

潘美副將楊業擊契丹敗績歿之

護軍王侁始則迫楊業進兵以陷敵終復悞楊業緩兵而却走時潘美爲主將不能制護軍之專詔削美三任而侁除名宋司馬法爲不行矣春秋邲之戰先

穀違命濟河韓獻子爲司馬謂荀桓子曰子爲元帥
師不用命誰之罪也晉師敗績殺先穀春秋書荀林
父主兵君子曰罪在荀也楊榮之歿觀春秋書荀林
父潘美欲免後戮得乎

种放

處士純盜虛名自漢李固唐韓愈皆以爲譏夫易稱
高尚詩美考槃荆輿顏闔段干木徐穉姜肱法真之
流非耶夫掉尾之龜孰與巾笥而登於廟堂之上哉
放在太宗朝召不至真宗咸平中拜左司諫遷起居
舍人恃恩驕倨至飾輿服强市爭訟爲王嗣宗杜鎬
醜詆望實俱喪視韓愈所譏刺口論世事者又其下
矣昔許由以一瓢取飲飲訖掛樹上風吹歷歷有聲
由以爲煩遂去之放隱終南山聚徒講業以干世譽
其母曰身隱矣焉用文爲取筆硯焚之噫放有媿於
賢母多矣

以王繼恩爲宣政使

自古宦寺之禍至壞國家唐太宗定制內侍省不置
三品黃衣稟食守門傳命而已明皇以高力士誅蕭
岑功特授將軍其後掌兵預政遂爲唐室腹背之癰
宋太宗英明主也方削平海內將士如雲蜀寇李順

作亂乃以宦者王繼恩討之襲唐亡軌在廷諸臣不聞以夙沙衛殿齊師辱國之事諫沮何哉繼恩後以平蜀功中書欲除宣徽使帝議別立宣政使授之帝知不欲令宦官預政獨可令宣政耶帝之大漸繼恩謀欲易嗣向非呂端則東漢孫曹定策之禍從此始矣易之師大君有命開國承家小人勿用在太宗不宜用繼恩以西討有功優以金帛可也用則必至亂邦聖人之言真萬世炯戒哉

王旦

寇準王欽若譬之薰蕕旦知薦準矣而於王欽若復醜詆望實俱喪視韓愈所譏刺口論世事者又其下矣昔許由以一瓢取飲飲訖掛樹上風吹歷歷有聲由以爲煩遂去之放隱終南山聚徒講業以干世譽其母曰身隱矣焉用文爲取筆硯焚之噫放有媿於賢母多矣

以王繼恩爲宣政使

自古宦寺之禍至壞國家唐太宗定制內侍省不置三品黃衣稟食守門傳命而已明皇以高力士誅蕭岑功特授將軍其後掌兵預政遂爲唐室腹背之癘宋太宗英明玉也方削平海內將士如雲蜀寇李順

石室秘抄卷二
作亂乃以宦者王繼恩討之襲唐亡軌在廷諸臣不
聞以夙沙衛殿齊師辱國之事諫沮何哉繼恩後以
平蜀功中書欲除宣徽使帝議別立宣政使授之帝
知不欲令宦官預政獨可令宣政耶帝之大漸繼恩
謀欲易嗣向非呂端則東漢孫曹定策之禍從此始
矣易之師大君有命開國承家小人勿用在太宗不
宜用繼恩以西討有功優以金帛可也用則必至亂
邦聖人之言真萬世炯戒哉

王旦

寇準王欽若譬之薰蕕旦知薦準矣而於王欽若復
依違其間方馬知節與欽若爭論帝前帝召旦質之
則欽若擅擢都巡檢王懷信之罪旦何不持論去之
旦知王欽若不可居相位復留樞密樞密入相之漸
也旦罷卽欽若相矣欽若首倡封禪旦與之同受美
珠之賜遂附會天書以成欽若之奸夫欽若多權術
旦爲所賣久矣如使李文靖在雖百欽若豈可動耶
文靖之言曰吾老不及見此叅政他日之憂亦知旦
不能持正沉非爲旦憂遺國家之憂者旦也

丁謂

李迪與謂並居相位迪發謂罔上擅權數事願與俱

罷付御史臺帝怒出廸謂于外明日謂入謝願復留
遂自傳口詔入中書視事小人敢於欺罔其君至是
扶考之東漢何進謀誅宦官諸常侍小黄門罷還里
舍張遜謀入辨太后於是詔諸常侍復入直進遂被
害北齊趙王叡謀出和士開爲兗州刺史當就道士
開重賂婁定遠願一辭觀二宮於是得見後主及太
后出定遠爲青州刺史責趙王叡以不臣殺之此二
事與丁謂相類夫太后女主北齊濁亂之朝故閹宦
佞倖得售其奸謂襲二人故智視真宗何如主無君
之罪又甚於張遜士開矣竅準罷相三黜皆非帝意

歲餘問左右吾目中何久不見竅準真宗尚得爲君
扶夫真宗景德以前足爲守成繼世之令主至祥符
後日事禱祀則以王欽若謀去竅準而啓封禪有以
蠱惑其心志而王旦附會天書罪固不可得而辨矣
史稱真宗賢相旦與李沆張齊賢竅準呂蒙正畢士
安諸公並列吾無取焉爾

契丹

自石晉割十六州賂契丹中國遂失形勢周世宗取
關南地易如反掌而不遂取幽燕天也宋太宗平太
原志拓幽薊而曹彬潘美田重進諸將師出涿鹿飛

石室利抄卷二
三十一
狐雲應寰朔之間所向輒克已有直搗燕雲席捲山
後之勢恢復漢唐土宇在指顧間矣至岐溝陳家口
之敗士氣沮喪列壁皆嬰城自固卽不復議進取之
事真宗駐蹕澶淵虜以數千騎薄城下大敗引還寇
準欲邀其稱臣獻地爲百年無事之計而帝不從竟
與成盟納幣而去於是幽薊不可復而河北之勢孤
矣范仲淹請修洛陽廣儲蓄不若呂夷簡城大名之
議太宗端拱初張洎上禦戎策亦欲於沿邊建三大
鎮統十萬之衆鼎峙而守此與夷簡之見畧同而當
時不能用也雖趙普李沆張齊賢諸臣亦不聞經畧
大計至使胡馬長驅京城失守貽南朝無人之誚豈
非宋初君臣貽謀有闕與

西夏

西夏之患范仲淹主於招納韓琦主於用兵然通書
議和反致啓侮好水川之敗喪師萬餘二公之策皆
未爲得也時元昊跨有夏銀綏宥甘涼瓜沙肅諸州
地方萬餘里宅居興州依賀蘭山阻河自固士馬強
盛雄視中國矣予讀夏竦經畧一疏不欲輕議追討
邊臣多以爲怯及延州覆沒鎮戎大潰則知不較主
客之形不計攻守之便信非良策也後仲淹建議欲

石室秘抄卷二
與韓琦並駐涇州分領秦鳳環慶而以知延州龐籍兼領環慶以成首尾之勢帝采用其議置司益兵二公同心經畧邊人有一韓一范之誼恩以結招徠威以振匪茹則范固非專於守而韓亦豈輕於戰者哉如使韓范專領西垂得展壯猷卽方叔之服荆蠻南仲之平淮夷奚讓靈武爲我西屏矣帝乃厭苦兵事卒通和好歲幣之賜兀卒之稱隱若一敵國然武功不競惜哉

晏殊

范仲淹諫皇太后御殿受朝其氣節已見於校理之初仲淹晏殊所薦士也殊恐累薦者責以狂率歐陽修亦殊所薦及爲諫官苦其論事煩數至面折之殊非知二公者矣昔趙宣子舉韓厥爲司馬以軍戮宣子之僕宣子謂諸大夫曰二三子可以賀矣吾舉厥也忠吾知免於罪矣歐范忠於所事不負舉者殊宜以爲賀又何詰焉而於歐陽修復加貶擠何哉殆秦誓所稱媢嫉小人者矣殊爲李宸妃碑不言生帝實畏太后跡其行事宜二公之不見容耶

呂蒙正

呂蒙正爲士貧時胡旦得其詩有挑盡寒燈不成夢

之句笑曰乃一渴睡漢耳後及第寄聲胡曰渴睡漢
狀元及第矣蒙正不十年執政能忍朝士此子叅政
之指而不能無遺恨於渴睡漢之嘲何哉豈非富貴
人所易忘貧賤人所難堪耶漢高祖戛熒之封與仲
之校不能忘情於嫂父也夫士窮居饑寒困憊懸鶉
其衣稿木其形庸夫愚婦皆得易而侮之如蘇秦不
禮於其嫂買臣見棄於其妻韓信欺侮於少年相如
羞鄙於王孫王播賤惡於閹黎韋臯疎斥於婦翁顏
延之曰貧之爲病豈但交友疎棄必有家人誚讓漢
主父偃爲齊相召昆弟賓客數之曰吾始貧時昆弟

不我衣食賓客不我內門今吾相齊諸君迎我或千
里吾與諸君絕矣無復入我之門夫昆弟賓客固陋
矣樞之所言亦何淺哉故馮驩托譬於趨市翟公杜
客於書門人情趨舍固其常理何足深異守道君子
能如原憲併日而食不以爲病莊子衣敝履穿不以
爲憊曾子三日不舉火十日不製衣曳屣而歌商頌
聲若金石則亦何榮辱毀譽足較短長乎蒙正渴睡
漢之恨亦其雅量未純世稱蒙正讀書龍門無錢買
灰人遺一枚後作建亭伊水扁名體灰不忘貧賤此
其識度過人遠矣

司馬光

仁宗建嗣決於司馬光定策國老門生天子之一言
光意蓋指宦寺也時內侍任守忠欲援立昏弱以邀
大利光謂異日禁中夜半出寸紙以某人爲嗣則天
下莫敢違嗚呼漢順桓之事可鑒矣歐陽修贊唐史
謂唐自穆宗以來八世而爲宦官所立者七君其本
始不正欲以正天下得乎仁宗未有適嗣猶戀戀遺
腹之植在朝諸臣屢勸不聽司馬光一言悞主韓琦
力贊成之遂定英宗之嗣昔太宗大漸宦者王繼恩
謀立楚王呂端給繼恩鎖之閣中奉真宗卽位太后
不敢有異議宋制置閣宦非漢唐之比猶有王繼恩
任守忠輩昔人論閣宦譬之內食之疽附頸之癭不
至大壞極亂不止憶可畏哉若呂正惠司馬溫公韓
魏公所謂大臣非耶

王安石

人臣見君資言靖獻情已畢露於登對之時王安石
萬言一書變法之端具可槩見昔漢公孫弘賢良之
策所言未見有可指摘而轅固卽以曲學附世斥之
弘事武帝終身行事卒莫迯固所譏安石上書時方
判度支文彥博呂公著歐陽修司馬光交口薦之惟

石室秘抄 卷二
恐其不就職也諸賢知人之明有媿轅固老儒多矣
韓琦知揚州安石初舉進士僉書判官琦已知其迂
濶不可大用至入政府呂誨彈文晚矣師臣李師中
識安石於知鄞縣之時謂其必亂天下吾獨怪文呂
歐馬諸賢其推轂之爲可罪也

置京城邏卒察謗時政

此卽商鞅誹謗之禁也春秋鄭人游于鄉校以論執政然明欲毀鄉校子產曰夫人退而游焉以論執政善惡善吾行之惡吾改之是吾師也防民之口甚於防川大決傷人不如小決使導不如吾聞而藥之也不毀鄉校仲尼以爲仁商鞅一見孝公說以富强定變法之令王安石相神宗首言理財頒行新法此兩人者術同皆以興利導其主毒亂國家至禁誹謗置邏卒則亦自知其術之謬矣秦用之適以促祚鞅學刑名無足怪者安石經術之儒不善擇術敢排斥忠言防士大夫又甚於防民不至大決不止國不爲秦身免商君之禍幸矣

神宗

神宗惑於王安石將取必與之言割新疆以畀遼失地七百里輕以祖宗故地與人可乎夫遼自景德畫

地成盟久矣一旦遣使來議疆事非以中國無人敢肆憑凌耶夫三良爲政而齊桓受盟得臣在楚而晉文有憂季梁在隨而楚師罷議汲黯在漢而淮南寢謀賢人用舍固敵國所視爲重輕者也仁宗相司馬遼人以生事開釁爲戒此一虜也何向背情遷觀交人露布言中國青苗免役之法百姓窮困欲出兵相極意可知矣當遼使爭地樞密院疆地書指石長城爲界故牘具存安石何不以此析之桓公以義責楚而楚人來盟夫子以禮責齊而齊人歸疆虜雖黠如載書何自遼人得地之後不聞畫一取之之策何其敢於欺罔其君至是哉春秋書黑肱以濫耒奔君子曰重地也安石以經術自許而於春秋不列學官卽其行事宜其與春秋大戾而犯竊地之戒哉

金圍京師李綱力戰禦之

宋靖康間金虜入寇李綱力請固守京師以衛社稷遂以和議解卒貽北轅之禍後世議者多以大王避狄居岐以興周唐玄宗幸蜀以避祿山代宗幸陝以避吐蕃德宗幸奉天以避朱泚三宗皆能再造唐祚而咎當時不請二帝出幸爲李綱罪予讀蘇軾論周平王避犬戎東遷爲失計晉蘇峻之亂溫嶠欲避豫

石室秘抄卷二
章三吳之號欲避會稽獨王導不可遂止而晉室復
安魏惠王畏秦避居大梁楚昭王畏吳避居郢頃襄
王畏秦避居陳考烈王畏秦避居壽春皆不復振東
漢之末董卓劫帝遷長安漢遂以亾夫遷與守二者
時勢之間有權存焉惟天下之大智能辨之亦惟天
下之大才能任之初金虜南下所過河東河北諸郡
官軍望風奔潰遂以渡河直擣汴京當其時幸將何
之綱曰六軍父子妻孥皆在都城萬一中道散歸訊
與爲衛敵兵以逼知乘輿未遠以健馬疾追何以禦
之綱固以出幸爲虞而以禦敵自任矣城下之戰綱

斬其酋長七十餘殺其衆數千人虜亦少挫未至如
易子而食拆骸而爨之時也金人索金幣求割三鎮
欲以宰相親王爲質曷亦姑與之議宿留數月稍待
勤王之師以圖攻守之便未幾种師道領西兵入援
徑逼敵營金人徙皆稍北增壘自衛西兵不及借一
而李邦彥張邦昌輩力主和議一如金人所欲竟爲
城下之盟而去縱敵辱國以此罪剛可乎及金人再
舉綱已罷去矣勤王之師不至种師道勸幸長安不
聽致舉族北轅虜兩渡河曾無一人禦敵金人曰若
以數千人守此吾豈得渡哉此則謀國之罪也夫宋

石室秘抄卷二
自燕雲失險河北勢孤真宗景德間契丹入寇澶淵
王欽若陳堯叟皆請出幸寇準勸帝親征虜以數千
騎薄城下大敗而還準欲邀其獻地稱臣爲百年無
事之計而帝不從與之納幣成盟靖康事由前言之
虜持重兵深入未知虛實如猛虎陷穽中綱欲扼河
津絕餉道分兵復畿北諸郡而以重兵臨敵營堅壁
勿戰彼師老意沮縱其北歸半濟而擊之种師道亦
請俟其情歸而殲之河外二公之見固準之見也而
以和解則澶淵之役悞之也由後言之虜乘勝擣虛
警之輕車熟路探囊取物何巢引蘇軾論周室東遷

失計力主守則泥李綱前議失之也夫廢興何常
之有靖康君臣審時勢之宜定去留之計能如晉建
康則從王導之策能如周太王則爲遷岐之舉欽宗
又能弘衛文公大布之芻奮粵勾踐枕戈之志相李
綱將种師道宗澤岳飛而以呂好問李若水胡安國
諸賢丞弼左右經理兩河修明庶政屏斥邪佞雪秦
穆三敗之耻一舉而濟河焚舟豈特汴京安如磐石
卽兩河藩屏永固燕雲舊疆可復矣孟子告滕文舉
遷國効死二者終勸之強於爲善帝王創業垂統爲
子孫可繼之治莫要於此矣

石室利抄卷二
宋禁道學

宋淳熙間御史陳賈謂近世士大夫道學皆假名以濟其偽願痛革此習欲言行表裏相副此其爲論甚正原其意實陰擠朱子蓋附時宰王涯以唐仲友之故怨朱子而助之攻也紹興中陳公輔以郎官追論王安石政事壞人才學術壞人心三經字說詆誣聖人破碎大道欲學者不治春秋不讀史漢取楊雄合孔子無可無不可之義以馮道爲善避難以存身此皆王安石叛經亂政惜當時無有論及之者故使安石得文其奸輔此論元祐諸賢不及也及爲司諫乞

禁程氏學何執輔論安石公心也欲禁程學蓋沮伊川門人尹淳之進則亦陳賈之流矣諫官爲天子耳目往往排擊正士托論列以媚權奸而濟己私人主孰從而辨之輔之疏曰狂言怪語高視濶步曰此伊川之文也伊川之行也紹熙慶元之間并逐殆盡此非道學末流有以激之耶自古誹謗激坑焚之禍清議激黨錮之禍清流激白馬之禍臺諫激新法之禍爲道學者至激僞學之禍所激不同貽禍一也故爲士夫者毋自立門戶廣授生徒務爲名高使人得以指摘至籍禁僞學以貽士類之禍而小人遂乘之以

石室不刊 卷二
盡治是以在朝廷固不宜有偽學之禁在士大夫亦不可使有偽學之名

讀小史

小史載雲溪羅有開所撰唐王潛義士傳遂昌鄭明德所書林德陽義士事皆云元世祖至元十五年有總江南浮屠者西僧楊璉真珈帥徒役頓蕭山祭宋諸陵先啓寧宗理宗度宗楊后四陵復祭徽欽高孝光五帝陵孟韋吳謝四后陵攷之綱目紹興十二年金人歸徽宗皇帝顯肅皇后鄭氏及懿節皇后邢氏之喪不言欽宗至紹興三十一年金遣其使臣王全

來求漢淮之地始知欽宗之喪及孝宗乾道六年金主謂宋史臣趙雄曰汝國何捨欽宗靈柩我當爲你國葬之遂塋于鞏洛之原則欽宗之柩未還明矣鞏洛去蕭山南北異壤何以蕭山得以欽陵南村輟耕錄亦載祭陵事在至元二十一年與羅鄭二傳年月不同唐林二義士未定誰是旣云楊髡哀諸帝后遺骸建白塔於杭以厭勝之截理宗頂爲飲器又云羅陵使如前棺斂悉從火化則二義士所拾乃未盡遺骸耶此皆野史傳疑也宋高宗不請欽宗靈柩至我太祖高皇帝索飲器於西僧命南歸塋於舊陵豈非

盛德事狀

洪皓張邵朱弁還自金

古者諸侯聘問會盟兵交必有使臣卿大夫行人之屬擇善文辭熟典故者以充其選故一言而釋兩國之爭片詞而增本國之重談笑而當衷甲之變然皆冠裳之會燕享之好講信修睦事大字小而列國之君故皆神明之胄友邦冢君兵車之會十之一二矣非若蠻夷種裘君長懷鳥獸心輒肆憑凌羈留信使自高帝白登困後愈益驕橫寂邊尚主漢爲無策爲漢臣者身出禮義之鄉而入無知之俗若天漢蘇子

牧羝海上嚙雪咽旄極矣彼時大將軍伸威絕域天子登臺勒兵渾邪請降匈奴猶有懼漢之心未敢遽殺漢使也宋白徽欽北轅高宗奄奄建業臨安之間日遣使臣通問請和屈膝卑辭建炎以後奉使如金被拘囚者三十餘人其表著者洪皓居冷山張邵囚柞山朱弁絕餼遺至燃馬矢煨麵食南河而繫其與蘇武居北海皆自分必死者也武在匈奴十九年三人在金十五年丁年奉使皓首而歸一也洪皓屢因諜者密奏敵情力折谷神南侵之謀以死繼之邵迫仕劉預責以君臣大義詞色俱厲被械于獄復拘燕

山再徙會寧瀕九死不回弁誓不易官密疏金國虛
實送徽宗大行之文曰嘆馬角之未生魂銷雪窖攀
龍髯而莫逮淚灑冰天其情可悲矣此三人者抗節
致忠無媿子卿之風武之歸漢漢廷君臣嘉武之節
謁園廟賜田宅繪麟閣號稱祭酒列於名臣爲贖其
子通國於匈奴而以爲郎皓等歸宋爲秦檜所惡置
之冷局主管宮祠流竄瘴鄉棄之若弁髦然彼其間
關十五年絕域中虜之君臣猶待以不死幸而生
還不得一日安其身於廟廊之上竟憂鬱以死將何
以勸事君者乎噫高宗尚復望其恢復中原者哉

牧羝海上嚙雪咽旄極矣彼時大將軍伸威絕域天
子登臺勒兵渾邪請降匈奴猶有懼漢之心未敢遽
殺漢使也宋自徽欽北轅高宗奄奄建業臨安之間
日遣使臣通問請和屈膝卑辭建炎以後奉使如金
被拘囚者三十餘人其表著者洪皓居冷山張邵囚
柞山朱弁絕餼遺至燃馬矢煨麵食南河而繫其與
蘇武居北海皆自分必死者也武在匈奴十九年三
人在金十五年丁年奉使皓首而歸一也洪皓屢因
諜者密奏敵情力折谷神南侵之謀以死繼之邵迫
仕劉預責以君臣大義詞色俱厲被械于獄復拘燕

山再徙會寧瀕九死不回弁誓不易官密疏金國虛
實送徽宗大行之文曰嘆馬角之未生魂銷雪窖攀
龍髯而莫逮淚灑冰天其情可悲矣此三人者抗節
致忠無媿子卿之風武之歸漢漢廷君臣嘉武之節
謁園廟賜田宅繪麟閣號稱祭酒列於各臣爲贖其
子通國於匈奴而以爲郎皓等歸宋爲秦檜所惡置
之冷局主管宮祠流竄瘴鄉棄之若弁髦然彼其間
關十五年在絕域中虜之君臣猶待以不死幸而生
還不得一日安其身於廟廊之上竟憂鬱以死將何
以勸事君者乎噫高宗尚復望其恢復中原者哉

終

